

前 言

忆苦思甜，顧名思义，其意思是追忆旧社会的苦，思量新社会的甜；甜中思苦，其苦更苦，以苦比甜，其甜更甜。而且在这对比中，我們还可以悟出一个道理：这苦是民族苦、阶级苦，其根在帝国主义侵略、剝削阶级压迫、社会制度腐朽；这甜是国家、民族、人民的甜，其源在共产党、毛主席领导人民赶走了帝国主义，推翻了剝削阶级的統治，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。真理是具体的。从这些具体的家庭、个人的遭遇的追忆和比較之中，我們可以悟出这个普遍真理。这样，我們就会不忘过去的苦，痛恨过去；珍惜今天的甜，热爱今天，从而提高自己的觉悟，鼓舞起革命的斗志，在阶级斗争、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个偉大革命运动中，拿出更大的干劲，贡献更多的力量。

中华民族，中国人民的这样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是历史的偉大事件，是人民革命的胜利，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胜利。它值得我們去写，写出来是对广大群众，尤其是青年們进行阶级教育的很好的教材。为此，我們从今年六月开始，陸續发表了一批以报告文学形式写出的家史，主要

的是苦大仇深的工人农民的家史。这些家史的共同特点是，每个家庭在旧社会都历尽了苦难，流尽了血泪，在新社会，则都从政治上、经济上、文化上彻底翻了身，过着幸福美满的劳动生活。这是一篇篇对旧社会的控诉，一曲曲对新社会的赞歌。这些作品发表后，受到了读者的欢迎，不少读者要求我们编选出版。为此，我们从六月到九月所发表的作品中，选出十篇，定名为《闯关东的那一辈人》（忆苦思甜报告文学选）。以后，还将从十月以后所发表的稿件中，继续编选出版。

辽宁日报编辑部

一九六三年十月

目 录

前 言

路.....	林 官	(1)
我这一家人.....	刘 子 口 吴 秀 琴 整 埋	(18)
深仇大恨.....	寿 焦 玉	(30)
人間地獄.....	厉 风 晓 凡	(41)
祖輩扛活的人家.....	李 行	(56)
闖关东的那一輩人.....	朱 贊 平	(70)
家.....	刘 湛 秋	(85)
年.....	張 达 明 胡 景 芳	(97)
兵.....	胡 清 和	(107)
鋼絲繩上的微笑.....	吳 秀 琴 楊 竟 愷	(125)

路

林 宜

把历史翻到距今三十多年前。

在大军阀韩复榘统治下的山东省淄川县的一个名叫猪首湾的农村。一幅满目瘡痍的景象展现了出来。飢餓和貧窮象瘟疫一样到处流行。一批批携儿带女沿門乞討的破产农民，出现在乡村小路上。他們站在地主和有錢人家的門口，大声地乞求着、哀告着……

春天时节。一个响晴的天气。上午。一个衣着襤褸的老人，佝偻着身腰，拄着一根棍子，步履艰难地向前行走着——他的名字叫魏德运，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下的牺牲者。多年的沉重劳动，已經把他賴以生存的劳动能力消耗净尽，如今只剩下了一具被榨干了血汗的身躯。他身边跟着三个孩子，两男一女，大的名叫魏紀福，十多岁了；二的小名叫水子，六、七岁；小的是个女孩，叫紀荣，才四、五岁。那年月，亲人不能相顧，他的妻子正怀抱着一个剛滿生日的女孩，寄人篱下。現在，这爷儿四个就象一簇被严霜打蔫了的枯草，在无情的风雨中颤抖着。

他們走到一个地主家的大瓦門樓前，停下来：“嬌子，大娘！給点干糧吃吧！”一种被逼无奈的声音，讓人听了心痛欲絕的声音，在空中回蕩着。

反响是一陣无情的冷酷的沉默。一家人失望地回轉身来，依旧向原来的小路走去。这时，忽地从大瓦門樓里窜出两条恶犬，狂吠着咬住了走在最后的那个六、七岁的男孩，水子。随着人的哭叫声、犬吠声，就象平地刮起了一陣旋风，孩子被两条恶狗拖进了院心。

一条狭窄的村路通向远方。老人手捧着遍体鳞伤、血肉模糊的孩子，一步一哭地向前走去；老人哭，孩子們也哭，哭声在田野里震响着。

傍晚。春雨蒙蒙。一家人走进了一个陌生的村子。在一間沒人居住的看場院的小窩棚里落下了脚。

夜漆黑。依旧是一片凄厉的哭声，从那个看場院的小窩棚里傳出来。被狗咬伤的水子，躺着，他的小手指着閃爍着灯火的远方，一边哭叫着：“娘在哪？我要娘啊！”一边掙扎着；有时他突然跑了出去，但又被拉了回来。

天明。爷儿四个来到了淄川县城附近亲戚家里。

魏德运的妻子——魏丁氏，一个剛过四十岁的纏了脚的女人。当她看見倒在丈夫怀里的儿子时，眼泪就象断了綫的珠子，泻了下来。

全家沿門乞討。几天以后，他們流落在淄川县城北的一个大車店里。孩子們的眼窩都塌下去了，一个个瘦骨零丁的

样儿，当爹妈的眼泪都流干了。

“还是给孩子找个活命的地方吧！”妻子听了丈夫的话，情不自禁地抱紧了她怀里的孩子，哭了，全家人都哭了。最揪心的日子终于临头了！

一天，要孩子的麻脸女人来啦。这个商人的妻子，给魏德运家带来几块干粮，表示了她的“善心”，然后把那来到人间刚满一年的女孩儿抱走了！走前，孩子的亲娘流着泪，紧紧地贴着孩子的脸，亲了又亲，然后把孩子身上的破烂衣裳脱下来，换上人家拿来的新衣裳。但是，当她用颤抖的双手把孩子递给人家的时候，孩子却睁大了眼睛，看看自己的亲娘，又看看那个陌生的麻脸女人。在这一瞬间，这个苦命的什么都不懂的吃奶孩子，似乎明白了眼前发生的人间最残酷的悲剧，于是小嘴一咧，“哇”地一声哭了！哭声刺碎做娘的心：妞啊！你的亲娘从此再也见不到你啦，你再哭你的亲娘也听不见啦，从今后你的亲娘再想看你一眼，比登天还难哪！

六口之家剩下了五口。这一家人又回到了猪首湾。

命运，步步逼人的命运。做娘的刚刚割掉自己身上的肉，又去出卖自己的乳汁了。魏德运的妻子来到附近的王家庄，给一家地主当了奶母，把老迈的丈夫和一群孩子抛在家里。她喂胖了地主的儿子，却顾不了自己的亲骨肉；给人的，被人抱走了；没给人的整天串大街、过小巷，东讨西要。虽然两个村庄离得很近，但她却不能回家一趟。母子不相逢，

孩子想娘，只能站在地主院外，相对而泣。

这条越走越窄的路，走到什么时候才是头啊！

“七七”事变第二年。日本侵略者闯进了山东。阶级压迫加上民族压迫，受苦受难的人民，更直不起腰了！

引狼入室的国民党政府，哪管人民死活！

土地经常颗粒不收，天灾人祸，一齐压在头上！

整整一个春天，直到阴历四月才落了一场雨。庄稼长到一人高、刚刚是秀穗的时候，紧跟着干旱，又起了虫灾。那丑恶、带斑的虫子，足有手指头粗，多得遍地皆是，人走路用脚一踩直咕容，连铁道上都爬满了，火车一过，钢轨上直淌青水，几天的工夫把庄稼就吃光了，一人多高的秸棵只剩下一巴掌多长。

仅有六十多户的猪首湾，光是饿死的就有二、三十人，年轻的、能走动的差不多都下关东，或者出走他乡，投亲靠友逃荒去了。这时魏德运的大儿子魏纪福已长成了一个小伙子，家里又添了一个小女孩。可是除了要饭，他们仍然没有别的路可走！尽管已经在这条道上走了十多年，但年年难过。收成好一点，这一家人还能对付个秋饱，收成不好就得整年拎着要饭棍子。

饥饿快要把人折磨死了！

春天。魏德运老头跟过去一样，光着膀子，穿一条裤叉儿，肩上背个粪筐子，手拄着棍子，领他那一班赤身露体的儿女，每日早出晚归，奔走在周围十几个村庄之间。一天，

正走在去王井庄的道上，老头突然倒下了，躺在地上翻滾。他是餓的呀！風燭殘年的老人家每日把要來的少得可憐的殘飯剩菜，都喂了兒女，自己舍不得吃，還要風里米雨里去，東討西要。他的身子支撐不住了！他的大兒子魏紀福偷偷地到地里掐了一把剛剛度漿的小麥穗，用手搓了，送進他的嘴里。

魏德運老头躺在炕上起不來了。他把妻子兒女們叫到跟前，囑咐道：“我好不了啦，腸子被谷稔子脹壞了。”他向跟自己受苦受難多年的妻子說：“你好好拉幫孩子過吧，孩子若好了你還能沾點光。這年頭不濟，餓死可要死在一塊呀！”然後，把目光轉向他的大兒子魏紀福：“水子他哥，要好好照看你娘。要飯時小心別叫狗把孩子咬了。”說完，這個勞累了一輩子，但從沒吃過一頓飽飯、從沒過一天舒心日子，而在喪失勞動能力的晚年又是如此淒慘的老人，便帶着一肚子辛酸，拋下他活着的時候也沒有照顧過來的妻子兒女，離開了人世。

一春一夏過去，樹葉由綠變黃，一九三八年的秋天來到了。

但是魏德運老头的妻子兒女們却沒有看出任何一丁点的希望。飢餓步步逼人，天地之大，竟然沒有窮人站腳的地方，魏德運的妻子又忍痛把自己懷里的吃奶孩子，送給了別人！如今，這一家只剩下四口人了：母親，兩個兒子，一個女兒。二十歲的魏紀福成了這一家的頂梁柱。

一九三九年阴历正月十五元宵节的晚上。从猪首湾村西南角的一所房子里，出来三个人，在月亮地里，直奔西北方向的毛毛道走去。生活就象脚下这条毛毛道，越走越窄。魏德运的妻子，迈着她那一双民装脚，一步一回头，她居住了几十年的两间孤零零的小屋，离她渐渐远了。现在，在她身边的，只有两个儿子，她的大女儿，在今天被迫送给人当了童养媳……如今，她带着两个儿子下关东刨煤去。关东什么样？她不知道。只听招工的說，那里生活好混，住的是楼上楼下，吃的是大米白面，她根本不信，但是大儿子魏紀福要去。当时儿子对她說：“娘，这日子没法过，明天我下关东，挣钱捎回来，娘好继续生活。”乍听这话，她的心格登一下子，想起了老伴死前的嘱咐，她心一横，对儿子說：“咱死死一块，别东一个西一个的，要下关东一起去！”当时，她没有把这事告诉大女儿魏紀荣；女儿七岁时就给人当了童养媳。当天，她忍着眼泪，强作没事似的跟女儿說：“妞啊！上你婆家去吧，家里没吃的。”十五、六岁的女儿，十分懂事，听了妈妈的话，到婆家去了。为了瞒着女儿，娘几个连夜偷着走出了家门。

正月十五的月亮是那么圆。

“他哥呀，不知你妹子在人家能不能受气？想看一眼也看不着了！”当妈的心疼！女儿上婆家，连身新衣裳也没换啊！已经长大成人的魏紀福，忍着眼泪劝住了妈妈，狠心上了火车。在那年月，山东省有多少这样的人家，被逼走投无

路，离开故土，下了关东啊！

閤罐車門“咣”地一声关严了。眼前一片漆黑。就象海上起了风暴，把这一家人卷走了。

留给人家当童养媳的魏紀荣，得知了这消息，想母亲想得神經錯乱，瘋了。

魏德运一家走的路，是越走越宽了，还是越走越窄了？請看他儿子这一代的遭遇吧。

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統治下的所謂“王道乐土”的一角：一九三九年的本溪田师付煤矿。連綿不断的山巒，山頂上崗楼遍布，枪口对准着山下，哨兵不时地往来巡邏着，入夜一道道手电的光亮在各地窜来窜去，警犬一陣陣地狂吠着。正是滴水成冰的季节。魏紀福娘三个来到这已經二十多天了。

一排排被煤矿工人叫做“大房子”的所謂“家屬宿舍”，两头是門，窗戶开在房頂上，南北搭着一尺来高的板鋪，用破炕席隔成四十多个象鴿籠子似的小单間。坐在单間里，外边看不见，一站起来大家就象在一个屋里一样。每个单間前边都生着一个做飯用的小煤爐，“大房子”里烟霧弥漫，臭气熏人，墙上挂滿了霜雪。

一个夜色朦朧的晚上。一陣讓人听了毛骨悚然的汽笛声在矿山上空吼叫起来；又开始防空演习了。为虎作倀的矿警，一个个象凶神似的，闖进“大房子”，挨家挨戶地檢查

着，挑剔着。他們來到魏紀福家，發現做飯的小煤爐沒有封閉，便怒氣沖沖地叫嚷起來：“誰家的？”魏紀福的媽媽答道：“老总，是俺的。”“不知道防空嗎？”老太太惶惑地反問道：“啥叫防空啊？俺不懂。”“他媽的！叫你这老东西裝糊涂。”說着，掄起鎬把，披頭蓋臉地打起來，五十多歲的老太太被這個畜牲打得滿地翻滾。

第二天黎明。在井下干了一夜的魏紀福，回到家一看，怔了：娘趴在炕上哭呢！他問了一句，娘不言語；他看了看，娘滿臉是傷痕；他把娘的破棉袄掀起來，娘身上青一塊紫一塊。見娘被人打成了這樣，小伙子流淚了。娘要兩個兒子跟她一起回關里家。娘說：“寧可掛棍子要飯吃，也不能叫人用手指頭捅一下，人窮，也得活個值得呀！”說完抬身就走，魏紀福哥倆用手拉着娘的衣襟，哀求道：“娘！沒有路費，走不脫呀！”娘哭着說：“你們不走，我走！”他娘掙扎着跑到大道上，魏紀福哥倆追到十字路口，抱住娘的腿，跪下了。他娘坐在雪地上哭，臉上老淚縱橫。這時正是交接班的時候，過路人都圍攏來，越聚越多。有人幫助勸說：“老太太你走不脫呀！三、四千里路，你走也走不到山東家！再說，你能舍下你身上掉下的肉，拋下兩個兒子不管啊！”老太太被勸了回來，但是躺在炕上起不來，身子骨被折磨不行啦，也打不起精神了，整天昏昏沉沉地躺着。身上的傷痕不僅沒好，渾身反而都腫了，肉皮一碰就破，破了就往外淌黃水。魏紀福背着她到礦山的“小醫院”去了一

趟，医生、护士捂着鼻子给拿了两片药，摆着手说：“以后别来了！”一晃过了三个月，快到五月节的时候。天气越来越热，老太太心里有火，当儿子说：“想吃口凉的。”魏纪福，这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，竟然连买一个水果的钱都没有。亲娘病得这样，他做儿子的身不由己，每天仍然被迫下井，不能守在身旁。阴历五月初四晚上，魏纪福下班回来，照例给娘倒了碗开水——这是他做儿子的唯一能做到的。娘已经很久不能吃东西了，他用匙给娘喂了几口水。睡前，娘清醒了，当他说：“水子他哥哥，我这病够呛，这一关难过呀！娘心里这口气出不去！”

端午节早晨，魏纪福一觉醒来，叫了声“娘”，他娘没吱声，再叫一声，他娘还是没吱声。他心一惊，用手一摸，娘的身子硬了；再一看，娘身上的皮肤也都破了，黄水淌了一炕席。娘微闭着双眼，眼泡肿得象水铃铛。他娘终于死了，含怨饮恨地死了！

为了埋葬亲娘，魏纪福领着他的兄弟，来见把头：

“唐头，我娘死了！”姓唐的把头白楞一下眼睛，呵斥道：“死就死了，干嘛大惊小怪的！”

哥俩哭着回来，求人用一张炕席、两根麻绳，把娘抬到山坡上，埋了。

一九三九年的初秋来到了矿山。矿山周围连绵起伏的山巒依旧是一片墨绿，山里长满了一眼望不到边的、一人多高的野草，还有柞树棵子和山梨树。

魏家兄弟俩这时逃出虎口，在这没有人烟的山野里，晓行夜宿，已经好几天了。兄弟俩活象一对囚徒。从山东家穿来的破蓝棉袄，连棉花套子都掉净了，衣服破烂得露了肉。头发足足有几个月没剃了。他们从田师付奔本溪，不敢走大路，不敢见人。几天不见烟火，饿了顺手摘几个山梨、橡子或山葡萄，放进嘴里；累了、困了，就往草棵里一钻；睡醒了再走。整天在密林草丛里，见不到太阳。早晨露水淋湿了衣裳，中午就被风吹干了。晚上，兄弟俩把冻得打战的身子抱在一起。有时，兄弟俩想起一家人的遭遇，弟弟年小，就哭了；当哥哥的百般地劝他、哄他，但常常是，不仅哄不好弟弟，连哥哥也禁不住哭了。

这一对难兄难弟，能够再回到迢迢三、四千里的山东老家吗？

穷人走的路上，尽是陷阱。兄弟俩走了七天七宿，来到本溪市，又被骗进了虎口——本溪煤矿，陷在了两层铁丝网和两层电网，还有岗楼、狼狗的包围之中。

一九四一年夏。一天拂晓，交接班的时候。本溪煤矿茨沟的“大房子”里，又响起了把头催班时的吆喝声。

一个姓邵的把头，横眉立眼地在屋里巡视着、催促着、大声叫骂着。

躺在南炕上的魏纪福的兄弟魏纪有，爬起身，向走近前来的把头说：“邵头，今儿个我有病，下不去了。”

邵把头一边用手摸魏纪有的脑袋一边骂：“小崽子，净

搗亂，看你腦袋硬不硬，硬就得上班！”這時魏紀福正從井下回來，他說：“邵頭！人腦袋還有不硬的，你腦袋軟啊？”邵把头回頭一看，二話沒說，便用手去抓魏紀福的衣領。弟弟見哥哥要吃虧，就上前攔阻。

邵把头暴怒得一躁腳，走出了“大房子”。兄弟倆自知惹下了禍，還沒想出對策，就見邵把头拎着一根電纜，闖進來，不由分說，向他兄弟倆打起來。兄弟倆一個躺在炕上，一個躺在地下，被電纜抽得四處翻滾。把头打人打紅了眼，一邊打一邊罵，直到打累了才揚長而去。

魏紀福從地上爬起來，扑到炕上抱住被打得一動不動的兄弟，只見兄弟臉色煞白，鮮血從鼻孔流了下來。他端來一個飯碗放在兄弟面前。

血，鮮紅的血，從鼻孔里向外流着，不斷地流着！

血，鮮紅的血，落進碗里，逐漸增多了，碗，裝不下啦。魏紀福又端來一個掉漆的洗臉盆，放在兄弟的面前。

魏紀福驚慌失措了！他用冷水給兄弟洗頭，又用濕手巾給兄弟捂鼻子。但，血，鮮紅的血依舊從鼻孔里流出來。兄弟的臉色越來越白了。兄弟的血已經流出了半洗臉盆子。晌午。兄弟就不懂人事了。魏紀福把兄弟放倒在炕上，自己坐在身旁，守護着。

過午。魏紀福借來點苞米面，打了碗糊塗，端到兄弟眼前，叫醒他：“水子！喝點，精神精神。”

兄弟睜開兩隻失神的眼睛，看了看哥哥，說了聲“肚子

疼”，又慢慢閉上了眼睛。

魏紀福摸了摸兄弟的手，冰一樣的涼；心里感到一陣劇痛，眼里淌出了泉涌似的淚水。

夜，降臨了。整個礦山陷于無邊的黑暗里：

“大房子”里吊着的三、四盞電燈，射出殷紅色的、血一樣的光芒，照射在躺在南北大炕上幾十號人身上；人們由於一天的勞累，一個個都睡去了。

在南炕上。魏紀福依舊坐在他那垂危的兄弟的身旁。他兄弟——就是十幾年前要飯時被狗咬得遍體鱗傷的孩子，如今十八歲了。此刻，他正臉朝上躺着，身下是一片破席子，腦袋枕着一塊磚。

血，鮮紅的血，還在流；從鼻孔流出來，流到臉上，流到嘴角，一直流到破炕席上。

魏紀福，一会儿用手輕輕地給他擦去臉上的血迹，一会儿又輕聲地呼喚着他，“水子呀！水子！”聲音里帶着眼淚。回聲是一片可怕的寂靜；他又用手扒開兄弟的眼皮，墨黑的眼珠兒盯盯地向人間直視着。他俯下身把頭放在兄弟的心窩上，聽了聽，一陣陣艱難的喘息聲傳進了耳鼓。他又用手摸了摸兄弟的全身，手脚依舊冰涼。

半夜過去，臨近了黎明前最黑暗的時候。

病人清醒了。他拉住他哥哥魏紀福的手，有氣無力地說：“哥！咱家出來三口，娘被打死在田師付，我也要拋在本溪，你攢幾個錢快回家吧！”

这个十八岁的少年說完了这最后一句話，死了。

一个人丁兴旺的家庭被毀灭了！七口人餓死一个，被人打死俩；活着的天南海北，各自一方；两个下生一年就給了人，一个当了童养媳，还不知道是生是死。現在只剩下魏紀福孤零零一个，去走那越走越窄的路了！

此刻，魏紀福正坐在“大房子”外面，一块磚头上。

他的兄弟——魏紀有躺在地上。

一張破炕席隔开了生与死。

兄弟的臉上死后还殘留着血痕。

他仰望着滿天星斗，望着沒有月亮的长空，心里被火燒得要爆炸了啊！这人間的不平到什么时候才能了結？这越走越窄的、布滿陷阱的小路，走到什么时候才是尽头？他把滿腔的悲憤、辛酸和委屈，化成了泪的长河，在无边的黑夜里流着、流着！

弟弟的死，带走了魏紀福最后的一綫希望。

他，心散了；再也不象从前那样老老实实、小心翼翼了。他三天两头不下井，三天两头挨把头打。他得了一场大病，都起不来炕了，两个伙伴照料，給他吃的，背他上廁所。他居然沒有死；但是呆在这活地獄里，是插翅难逃啊！活着不比死了好，生死也无所謂了。在井下，他学会了磨洋工；心里难受，就躺在炕上睡大觉，在山崗上徘徊……

熬到一九四五年，抗战胜利了。国民党“劫收”了矿山。矿井被破坏了。工人被抓去当炮灰。魏紀福整夜躲在山

上，等待着他自己也不知是凶是吉的未来。

天亮了。魏紀福絕处逢生了。

一九四八年十月三十日早晨。魏紀福站在山崗上，迎接了东方升起的一輪紅日。在隆隆的炮声中，他看見几十个国民党兵，象一群无头蒼蝇，在山谷里乱窜。在金光閃爍的驕阳下，一个英武的人民战士，持枪从山崗上出現了。几十个国民党兵乖乖地把武器放在他的脚下。旧世界垮台了！

第二天。共产党的干部来了，矿长、經理都来了。

开会。学唱歌。发放生活費。魏紀福心里敞亮了，第一次觉得眼前的路寬了！

在解放初期，恢复生产的日子，在恶劣的劳动环境中，他毫不吝惜自己，使出了全身的力量。

——在矿井下，上面滴雨，地下积水沒腰，成了水的世界。魏紀福光着身子站在水里，劳动着。

——在巷道里，鉄軌被破坏了，不能通車。矿工們用筐往外拖煤。別人拖一筐，魏紀福拖两筐。在长长的巷道里，他汗流浹背，一趟又一趟地拖着。

在发第一个月工薪的时候，魏紀福一下子領到了一千二百斤苞米，三十元錢，七十个工薪分！他們老魏家两代人从来也沒見過这么多的粮食啊！这要是在十年前，該有多好啊，爹娘就不会餓死了，妹妹也不会給人了。他看着这些吃用不了的錢、粮，为难了。存起来吧，直到一九五二年，他結婚，生了第一个孩子的时候，才取出来。

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一日。魏紀福在他的生活的旅途中，走到了一个轉折点：一条新路清清楚楚地展現在眼前。自己吃飽了肚子，生活好了，这不是最終目的。工人階級要推翻全世界的剝削階級，把旧世界打碎，讓所有的工人弟兄揚眉吐气！在紅旗下面，他举臂宣誓，参加了偉大的中国共产党的行列！

三年后。在他三十二岁的时候，他成家了。一个念过四年书的、二十一岁的性情柔和的姑娘——王玉霞，做了他的妻子。几年以后，妻子先后生下了四个儿女。两个大的，如今正是他当年要飯的年齡；不过他們都是幸福的，已是小学四年級和二年級的学生了。旧社会把他的七口之家毁灭了，新社会又給他建立了一个六口之家。

他現在是七級工匠，原先充当采煤的開路先鋒——掘进，現在是維修工。他的妻子王玉霞，除了主持家务，还在街道委员会担任治安保卫委員的工作，是区里和公社的先进工作者。他們自己生活得美好，也全力地为大家、为集体謀幸福。

他的給人当童养媳的大妹妹和送給人两个妹妹中的一个，也有了音信。那一年，大妹妹瘋病好了，姊妹俩来到了本溪。魏紀福也曾回过一次山东老家，看他的妹妹。一切都变了。

变了，本溪煤矿变了，彻底地变了！过去是吃人的无底洞，旧的統治者只管出煤，把工人的生命当儿戏。如今，在

社会主义制度下，人是一切财富中最宝贵的财富，在党和国家的关怀下，矿山的劳动环境、劳动条件好了，工人生命安全有了可靠的保证，矿工的妻子儿女们，再也不象过去那样提心吊胆，担惊受怕了。

历史，他家两代人的历史，鞭策着魏纪福牢记着过去，无限珍惜着今天。

——对工作，他不畏困难，不计报酬，不分你我，份内份外，永远走在前面，十多年来如一日，出满勤。

——对同志，他先人后己，温暖如春，体贴帮助。关怀备至，是同志们的一面镜子。

——对国家财产，一根坑木、一颗钉子，他都视如珍宝。糟踏一点，他都心疼。所以同志们都叫他是“红色管家人”。

——对自己，他严格要求，处处听党的话；努力学习，眼睛花了，买个眼镜戴上，读书写字，象小学生那样认真；生活上一贯刻苦、朴素，不讲吃穿打扮。有时到市里开先进生产者大会，同伴们劝他打扮打扮，体面一点，他从不为之所动。

——在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艰难困苦面前，他坚定如钢，风吹不动，棒打不倒。衣食住行，尽量从俭；应当得到的，他让给别人，表现了一个从苦根生长起来的无产阶级战士的主人翁的责任感，体贴国家的暂时困难。

——他把自己的过去当作教材，在家讲给妻子儿女听；

在外講給机关干部、学生和青年工人听。

一滴水見大海。魏家两代人的历史，是个典型，代表的是整个劳动人民的遭遇。

讓生长在幸福中的年輕人，想一想吧！

我这一家人

刘莲子 口述

吴秀琴 整理

我今年三十一岁，一九四八年沈阳解放那咱，我正十六岁，比我大儿子现在的年龄只大两岁。可是，我在他那么大岁数时，过的是什么日子，他是没法想象的。这几年，我瞅着孩子们亲热地在一起复习功课，或者高兴地去逛公园、看电影，总要想起我可怜的父母和哥哥姐姐们。两个都是我的家，就象在两个世界里。我常喊着自己的名字说：“刘莲子呀刘莲子，是共产党和毛主席把你救出苦海，你千万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啊！”

我的老家在山东省威海县，爸爸是渔民，一辈子受尽渔霸的压榨欺侮，一次出海遇到风暴，连人带船没有再回来。为了活命，大哥只好走上父亲的路子去打鱼，白天黑夜干，一家人还捞不上一顿粥吃。一个大雷雨天，大哥不忍心眼看一家人挨饿，冒着暴雨去打鱼。谁能想到，他走到码头，叫电过死了。

一家生活的担子落到二哥身上。那时他年纪小，体格弱，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？他也出去打鱼了。他力气小，又不会干，成天成天打不上来鱼。弄不到吃的不说，渔霸还逼着缴船租网租。二哥又气又急，心火上升，闹起眼睛来。两只眼睛肿得象桃子，眼白血红血红的。那年头，哪来的钱治？疼得他在床上两头爬，脑袋直往墙上撞。就这样干挺着，越来越大发，黑眼球慢慢变成白色，我的二哥成了瞎子，从此再也看不见妈妈，看不见我们了。

威海抓丁缺粮，日子难过。看人家闯关东，二姐、三姐跟着一个乡亲到了奉天（沈阳）。妈妈带着二哥、小哥和我守在家里，天天挖野菜吃。妈妈看看这个，摸摸那个，都黄得象蜡，瘦得象柴。“得另打主意。”妈妈一个人叨咕着。她把家里东西归拢归拢，嘱咐二哥先在家等信，便领着小哥和我，到奉天来找三姐。

东问人，西打听，好不容易找到了“奉天制麻株式会社”（即麻袋厂）。妈妈向看门的说了多少好话，才把三姐找了出来。一见面，我楞住了，这是我的三姐吗？原来圆圆的脸，变得枯瘦焦黄，一对灵活的大眼睛呆滞滞的。不见三姐才一年，她怎么变成这副样子！三姐看见我们，先是欢喜，随着又发愁起来，低声说：“你们怎么也来到这个陷人坑！”从三姐那儿，知道二姐转入另一个工厂，后来结了婚，随同姐夫去大连了。

明知道日本鬼子的麻袋厂是个进得去出不来的地方，也

只得睜眼往里跳。三姐做工連自己都养不活，哪里还能顧得娘儿三个！求了多少人，費了多少口舌，才准我們进麻袋厂干活。我那年才九岁，站起来比桌子高一点，就开始了活地獄一样的童工生活。

我还清楚地記得头一天上工的情景：一个滿臉横肉的大胖子，領着我們走过一座座屋子。另外一个中等个男人，帶着我进到准备車間。一进門，轟隆轟隆的机器声，震得我的头发昏；屋里一股腥臭味，熏得我直想吐。我一眼看見三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小孩，在吃力地往机器上举大綫粘轆。我越看越害怕，正在发楞，那中等个的男人大声罵我：“你是死人？站着干啥？好好跟他們一起干！”我这时偷偷瞅了瞅他，这个人大約三十四五岁，滿臉連鬚胡子，戴頂黄色的大沿帽，上面有两道紅杠，穿一双皮靴子，手里拿着一根二尺多长的藤棍。他的两只眼睛瞪得圓圓的狠盯着我，我沒有見過閻王，我想就是閻王也不能比他更凶狠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就是我們的工头，名叫王国晨，背后大家都管他叫“老王八”。

提心吊胆地干了几天，每天十二小时活，累得我腰酸腿疼。这一回，摆麻穗子，一捆少說也有二十斤。我往下拿够不着，一下都散了。王工头象恶狼似的扑过来，不由分說，往我腰眼狠狠一脚，我一个踉蹌跌出去好几步远，还没等我爬起来，一陣乱棍象雨点一样落在我头上。从此以后，打罵不离我的身。头上鼓滿肿瘡，身上尽是鞭痕，睡觉时，怎么

躺也睡不穩。白天受了气挨了打，晚上見了媽媽就吐吐苦水。媽媽含着眼泪一边听，一边撫摩我的头，我常常哭着說着在媽媽怀里睡着了。后来，我發現媽媽、三姐、小哥和所有的工人，臉上手上都带伤，才明白原来他們也一样挨打受气，我就再不向媽媽訴苦了，眼泪直往肚子里咽。

挨打、受折磨，是为了吃一口飯。可是，我們那时吃的又是什么呢？一年到头是橡子面、霉高粱米、臭豆餅、烂窩瓜。就是这些，也很难吃飽肚子。媽媽是小脚，走路慢，常常是等我們一家人聚齐了赶到食堂，干的早就沒有了，只剩刷鍋水似的豆餅湯，上面还浮着一层黑机器油，舀一碗閉着眼睛灌进肚子，比不吃还难受。但不吃又怎么办呢！我們住的号子（宿舍），夏天屋小人挤，气味难聞；冬天象个冰窖，牆上挂滿冰霜。躺在冰凉的磚炕上，我和媽媽、三姐三人合盖一条薄棉被，冻得牙齿直打架。每天起床，腿脚都冻僵了，不能迈步，要扶着炕沿遛一圈才緩过来。現在，我身患比較严重的关节炎，就是那时做下的病。說到穿衣，那更別提了。几年做不上一件新衣，破得不能再补了，就用麻把窟窿扎上，看着真揪心。

一家人落到这般田地，万恶的旧社会还不放过我們，灾禍又一桩接一桩临到我們家。

在麻袋厂做了几个月。有一天，我和媽媽都是夜班，白天肚子餓得咕嚕咕嚕叫，躺在炕上睡不着。忽然，听見号子外吵吵嚷嚷，有人喊：“找关里来的老太太！”媽媽一骨碌

爬起来，嘴里叨咕：“可别是瞎子找来呀！”娘儿俩赶到厂门口，那儿围了一群人，舍监正在用皮鞭子往一个人身上抽，一面骂：“瞎子不去死，跑这来找魂！”那人拄着棍，跌跌踉踉地閃躲。“是瞎哥！”我的眼睛尖，连忙和媽媽跑上去求舍监住手。媽媽扶着瞎哥，我在后面跟着，走到厂子外，找块石头坐下。瞎哥和媽媽說一陣哭一陣，我也跟着嗚嗚哭。瞎哥仅有的一点錢和东西都在半路上讓人騙走了，几頓沒吃飯，媽媽向別人借点錢，讓他先买个餅吃。舍监不讓瞎哥在女工号留宿，瞎哥只好走了。几天后，瞎哥又来一次，这回更不象人样了，臉上身上全是泥。他摸着媽媽的手說：“娘，我再来讓你看看。我是个廢物，別惦着我了，好好养活弟弟妹妹吧！我这回走，到哪算哪，死了你也別难受……”媽媽捂住瞎哥的嘴，說：“別說瞎話，慢慢想办法……”瞎哥又把我拉到跟前，摸摸我的臉。然后慢慢站起来，拄着棍，一步一探地走远了。媽媽象傻了似的站在那儿，瞎哥的影子都看不見了，她还站着不动……

瞎哥走后，再也沒来过。听人說，臭水沟里死了个瞎子，旁边还有根棍。媽媽一句話沒說，象丢了什么，常常坐着发呆。

就这样又过了几年，有一天，天剛轉冷，下着小清雪，我在車間干活，聞着一陣陣烟火味，大家正在奇怪，忽然小哥慌慌張張撞进来，冲着我喊：“軟麻車間着火，咱娘熏死了……”“娘！……”我扔下活就跟着小哥跑，工头一把拽

住，說：“死了个老太婆，有什么大驚小怪的！你走了，活誰干？”工头真是吃了秤砣，鉄了心了。后来我乘他不注意，一轉身溜出了車間。

媽媽已經被抬到車間外边，披头散发，灰色罩衣燒了个角，臉鉄青的，眼睛半睜半閉。我和三姐、小哥呼天搶地喊娘叫媽，媽媽一动也不动。日本鬼子領着工头来了，直勁攆我們走，說在这儿影响大家干活。还是一位好心的老大爷，告訴我們媽媽也兴沒死，叫烟憋住了，放放烟可能緩过来气。几个人把媽媽抬到空气流通的地方，掰开她的嘴，又掐脖子，又推搡，果然一团团黄烟冲出来。足有半个鐘点，媽媽才喘过一口气来，可是醒过来后，神志老不清醒，好几天不認識人，总比划着喊：“火，火！”

后来我才知道，軟麻車間着火那天，工人們都跑出去了。媽媽当时吓傻了，站着不动，看人跑光了，她才想到逃命。就在这时，工头来了，他怕火蔓延到别的車間，命人“砰砰”把車間的門一扇扇都关上了。軟麻車間里滿屋黑烟，媽媽推推这扇門，晃晃那扇門，可着嗓子喊：“快開門。还有人哪！”“開門，放我出去啊！”工人央求工头開門，心比蛇还毒的工头，用鞭子抽散人群，恶狠狠地說：“死个老太婆有啥？火燒到别的車間你們担得起？”人們听見媽媽把車間几扇門晃遍了，哭喊声也越来越小，后来沒有了声息。等火小一点，大伙逼着工头打开門，只見我的媽媽栽倒在一扇門旁边。

媽媽不能上工，舍監不讓捎吃的，我和小哥偷偷帶塊窩窩頭，都纏在小腿肚里，要是不准給搜了去。媽媽稍稍見好，工頭幾次三番命令她上班，威脅她再不上班就調牌（开除）。媽媽只好帶病忍氣吞聲去做工，氣、急、驚、吓湊到一起，她的身體一天比一天壞，瘦得不象人形，工頭還照常打她罵她。媽媽總說：“窮人什麼時候能見青天啊！”可憐她到底沒能熬到見青天那一天，在日本投降後四、五天，就扔下我們死了。

媽媽死了以後，我們這三個孤兒的命運更慘了。萬惡的國民黨代替了日本鬼子，換湯不換藥，工人的生活照舊那麼苦，那些工頭依舊騎在我們脖子上。在媽媽以後，接着遭受不幸的就是我的三姐。在舊社會象她那樣的青年女工，除了挨餓受累以外，還有一層苦難——工頭的侮辱。我三姐長得挺俊，工頭更是糾纏她不放。三姐寧死不肯屈從，工頭見擺布不了三姐，惱羞成怒，便想方設法折磨她，刁難、找碴，動不動又打又罵，三姐都咬牙忍着。有一次干活時，右手食指叫機器打了，工頭不讓去治，要她繼續干活。她的手指越來越腫，後來竟有小擀麵杖那樣粗，手背腫得象饅頭。工頭怕鬧出人命，才讓三姐去醫院。X光一檢查，手指骨全變黑了，只能把食指割掉，否則右手難保。那時的醫院，哪把工人當人看，動手術時不給打麻藥針，生往下割，三姐疼得死去活來。割完走回工廠，沿路昏倒幾次，血不停地往下淌。可是黑心的工頭只讓休息半天，第二天三姐上班，一邊干

活，手指一边往下滴血。

在这样的肉体和精神折磨下，三姐后来又得了肺病，大口大口吐血。强挺着又干了一年多，她实在支持不了才离厂到一个乡亲家歇着。在她临死前几天，轻轻对我说：“莲子呀，三姐也要跟着妈妈去了，再没亲人照看你，你自己要留心身体啊！我听人说过有个八路军，专门帮助咱穷人，你好好等着吧！也许有那一天……”可怜的二姐正在二十二岁好时候，就叫吃人的旧社会吞噬了。

三姐才死，横祸又临到小哥身上。他在街上叫国民党的卡车撞了，左眼上眼皮硬撕了下来，挂到脸上，整个鼻子被撞没了。厂方说他模样怕人，把他撵了出去。小哥没处存身，只好躲在破防空壕里，白天捡煤核，换点吃的。我偷着去看他，见他在泥水沙土里爬滚，心里象刀扎一样。

不过短短十几年工夫，万恶的旧社会就夺去了我父亲、母亲、两个哥哥、一个姐姐的生命，害得我和小哥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，骨肉离散，家破人亡。在帝国主义反动派统治下，劳动人民有我们家这样遭遇的，何止千万！这不是一家的不幸啊！

我在绝望中，常想起三姐说的八路军，不过，八路军是什么样子的呢？他们又在哪呢？

拨开云雾见青天，我盼望的这一天到底到来了：一九四八年十一月，解放军进了沈阳城，工人解放了，翻身了！我们工人开始过真正的人的生活，再不是任人欺侮的牛马。不

久，我参加了厂里组织的歌咏队、秧歌队，活了十六岁只知道抹眼泪的我，生平第一次敞开喉咙唱歌，生平第一次挺起腰板扭秧歌。

无恶不作的工头，在解放后，装出一副副老实样；有时还在工人面前讨好。我们早看清他们的狡猾和恶毒，谁也不去搭理，恨不得咬他们几口才解恨。共产党、人民政府真懂得工人的心情，在一九五一年镇压反革命运动中，王国晨和另一些坏蛋被依法逮捕，还开了千人以上的公审大会。那些胡作非为、作威作福的工头，在站起来的工人面前，吓得面如土色，低着头瑟瑟发抖。工人一个接一个指着恶工头的鼻子，控诉他们压迫、欺凌、污辱工人的罪行。我也在众人面前，大声说出了积压在心底的刻骨仇恨，替死去的妈妈、三姐伸冤报仇。全场喊起响亮的口号：“打倒工头，讨还血债！”“工人阶级万岁！”“共产党万岁！”“毛主席万岁！”

万恶的工头被枪毙了！反动统治阶级被打倒了！人民掌握了政权！我们成为国家的主人！

这十五年来，随着国家的一天天繁荣富强，我的生活起了巨大的变化，生活一天比一天好。自从共产党的干部到沈阳麻袋厂的第一天起，我，刘莲子，名字没改，人没变，工作的地方没调换（我在去年四月才到沈阳毛织厂工作）。但是一切都变了，翻天覆地般变了。工厂党的领导干部、厂长、妇女委员都亲切地叫我：“小莲子，小鬼！”见我年纪

小，身世苦，特別的关怀我，照顧我。媽媽是最疼我的，可是在吃人的旧社会，她只能用眼泪洗抹女儿的伤痕。而共产党的干部，替我們穷人撑腰，还教导我們应该怎样活下去。以前我們忍气吞声，連咳嗽声稍大些都会犯規，如今，我們可以在大会上在领导面前，提出自己的意見。工厂是我們自己的，由我們自己来管理，每个工人都享受着 he 应得的权利和福利待遇。每天不到鐘点，我就急着騎自行車去上班，再不象以前上車間走一步退两步，总也不願意到达。上班前，换上洁淨的工作服，下班后洗干净手和臉，心里总是甜滋滋的。在旧社会受的折磨太深，几年前，我得了肾炎，厂里讓我休息了五个月，想尽办法給我治疗，还常常給我送苹果送鷄蛋。这种时候，我怎能不想起屈死的三姐？如果在新社会，她何至于死？

解放不久，我就和同厂的一个工人結了婚，我們一同受过旧社会的苦，婆婆也曾在旧麻袋厂做过工，都是一个根子上的人。“家”就在麻袋厂宿舍里。墙刷得白白的，冬天炕燒得热呼呼，鋪的盖的穿的用的逐年都要添置一些。当我們坐在热炕上，談起冰窖似的号子，三人合盖一床薄被的狭炕，令人不忍耳聞的呻吟，不忍目睹的惨状，哪能相信这些情景原来就发生在这些宿舍里！

我有三个孩子，大儿子今年十四，二女儿十岁，小儿子六岁。他們生长在幸福的毛澤东时代，和我們姐妹兄弟的童年不能比。两个大的在小学念书，小的跟着奶奶在家里。在

我大儿子这样的年紀，我的二哥已經被生活所逼出海去打魚了；在我女儿的年齡，我已經在工头的棍棒下，受了一年的罪。假日孩子們去北陵野游，去剧院看戏；我和三姐、小哥，解放前在沈阳呆了多年，根本不知北陵在哪里，連磨电車也沒坐过。过年过节，一家人吃着热气騰騰的肉餡餃子，我止不住回想起春节工头发給的算是优待的一小团白面，和帶毛的肉皮。

我的媽媽一輩子生了三男四女。（我还有个大姐，很早就嫁給同村一个摆渡的。国民党撤退时，几个国民党的軍人逼着姐夫用船送他們去一个島，多天沒回来。大姐忧虑焦急，精神失常了。）哪个孩子給她带来过福气呢？她自己劳累一生，沒有过一天舒坦日子；她眼看着孩子們一个个受罪惨死，没办法保护。旧社会福字不屬於穷人。而現在，我当了三个孩子的媽媽，完全享受到做媽媽的权利和幸福。从怀孩子那天起，就受到种种照顧，生孩子有近两个月的休假，工会送来鷄蛋，同志們来賀喜。在旧社会，生孩子是女工最大的不幸，哪里还有什么喜？生了孩子，当媽媽的就要被开除；好容易想法瞞过去了，把孩子偷偷送来喂奶，給工头看見了，一脚就踢老远。我們現在能按照規定時間去哺乳室喂奶。我知道，幸福不是孩子們帶給我的，是共产党、毛主席把穷人救出苦海，我才有了和我媽媽完全不同的命运。

党也救了我的小哥。解放后，他去大連一个殘廢教养

院，在那里的一个工厂做工，为社会主义建设尽力。他还修补了面容，生活得很幸福。

一句话，我得到了一个新中国的工人所能得到的一切。我生活在幸福中。但是，我并没有忘记过去。我怎么能忘记过去呢？在我的一家中，我是最幸运的，我多么希望能够让那些受了一辈子苦，死不瞑目的亲人也来尝尝今天的幸福滋味啊！他们被无情的旧社会吞掉了，甚至还没有来得及看到八路军是什么样的。这是我们劳动人民的血海深仇啊！

我还在沈阳麻袋厂的时候，厂里曾经把我的经历编成了一个剧——《刘莲子》，许多老工人、青年工人看后难过得哭了。在新社会生长的人，很难想象一个家庭的遭遇怎么会这样惨，怎么那么多倒霉事都落到一个人身上。但是这是千真万确的事，这就叫旧社会哪！现在，我有一个幸福的家庭，我要让孩子们都知道妈妈小时候的“家”是什么样的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刘莲子一家的变化，让大家永远不忘过去，更加热爱今天。

深仇大恨

——大連海港工人丁祥貴談話記錄

寿 焦 玉

在大連海港，我听了老装卸工人丁祥貴对旧社会的控訴。在控訴的时候，他在台上哭，我們在台下哭。

我不知道我整理的这份材料是否也能这样感动別人！哭，这只是感情的激动！在激动之后，我曾經这样想：是誰給他这样的折磨？至今，在我們国家以外，世界上許多地方还存在着这种折磨，我們怎样才能消除这种折磨的根源？

从俺懂得人事时候起，俺就知道俺家欠俺一个远房爷爷丁兰成三十吊錢。

俺爹和俺大哥都是泥水匠，都是好把式。俺很少看見他們。他們成年到头，在外面苦奔苦作，可这三十吊錢老是还不清。俺娘領着两个姐姐和俺，抱着弟弟也成年到头在外边要飯。

快过年，俺爹回来了。剛一进屋，經手向丁兰成借錢的二大爷也来了。他把臉拉得长长地說：“緒田哪，到年下

了，該兰成老叔的錢該还清了吧，別老讓俺在中間为难哪！”

俺爹苦着臉說：“二哥，你还不知道俺的境况，用啥还！”

二大爷笑笑說：“你怎么老装糊涂！兰田老叔凭啥借給你錢，还不是相中了你房后这半亩园子！你把园子給了他，他的場院就拉齐了。”

俺爹哀告二大爷說：“二哥，求你跟老叔好好說說，好歹咱們头上都頂着一个丁字，俺祖輩傳的三亩地都給他了，这半亩园子他还要，一点不讓我給孩子們留点后程！”

二大爷用鼻子哼了一声說：“那我管不着，反正你不給地就得給錢！”

俺爹低着头，半晌沒吱声。可是架不住二大爷老催促。忽然間，俺爹猛地站起来：“好，他要給我三百吊錢我把园子給他！”

二大爷把嘴撇了撇說：“三百吊，三百吊就难住了人家方圆十八里地的头号大財主！”說完就走了。

过两天，他又来了，交給俺爹五十吊——那时候，在俺山东諸城县一吊錢是一千錢，合五十个銅子儿——俺爹手捧着这五十吊錢問二大爷：“怎么就找回这么点？”

“怎么这么点！你不会算嗎？”二大爷一五得五、二五一十地說了一气。还没等俺爹吱声，俺娘就放声哭起来了：

“这叫什么一家子呀，誰家放錢有这样打接竿的利呀！”俺爹臉色越变越青。猛然，他拉起二大爷就走，不大一会儿，

又从地主家借回来半斗麦子。他把口袋往炕上一放說：“反正沒好了，吃！”

俺过这个年是十二岁，头一次吃上白面餃子。真香啊！可是，一看爹娘捧着飯碗，眼睛老是直勾勾的，半天也沒吃下一个餃子，俺也吃不下了。

过几天，娘对俺說：“老爷爷讓你去給他家放猪！”

放猪，俺不怕，俺怕进他那深宅大院。可是沒法子，就去了。給丁兰成一放就是五年。誰知道俺爹又办錯一件事：原打算讓我去給他放猪，来頂那半斗麦子的。可是这时候俺爹去一算賬，丁兰成把眼一瞪說：“什么，他这五年飯白吃啦！当时你要說要工錢俺还不要他呢！”我这五年又白干了。

这时候，我长大了，也有点志气啦，就想：非还清这笔老賬不可。第二年，我給他当半拉子，講明一年六吊錢。財主家的活計可真累，白天在地里干一整天活，晚上回来还得鋤草、挑水、喂牲口。虽說我身板长得很结实，晚上也腰酸腿疼，上不去炕。

干到十九岁，賬沒还清，可又出事了。十月的一天，从地里回来我去挑水。俺們丁家河外庄沒有井，家家都吃庄头上大河里的水。在大河边，臥下一个大柳罐，就从这里挑。丁兰成家水筒是两个大青泥燒的瓦罐。俺挑水的时候，一下子把瓦罐挂到柳罐边上了，把瓦罐挂掉一块碴。回来一到大門口，正碰上財主孙少爷丁祥雁。他一看就問：“瓦罐怎么

了？”俺說：“碰破了！”他惡狠狠罵道：“媽的，讓你挑水還是讓你砸罐！”說着從門后操起一個糞叉子，摟俺腦袋就是一下子。當時就打了二寸長一指來深的大口子，血登時象噴泉似的涌出來，俺只覺得眼前金花亂冒，就迷糊了。這時候，他家的大司務從廚房里抓了一把面跑出來，給俺捂在頭上，又解下褲腳帶給俺綁上，扶俺回了家。俺娘一看就哭了——誰的兒誰不心疼。她是個火暴的人，給俺又包了包，拉着俺就去找丁祥雁。娘說：“砸了你的罐俺們賠，干嘛把俺兒頭給砸破了？”丁祥雁哼了一聲說：“你有錢賠罐嗎？”娘說：“有！”丁祥雁把手一伸說：“有錢賠罐就有錢還飢荒，拿來！”這一下把娘說得啞口無言。娘呆了半晌，用手指頭狠狠往俺頭上一戳，坐在地上放聲就哭：“殺才，你人窮你不知道嗎，干嘛砸了人家的罐！”大司務和打頭的扶起俺娘，好頓勸才把娘勸回去。

為什麼俺就這麼窮？為什麼俺爹、俺哥和俺這麼舍死忘生地干就還不上這半斗麥子？為什麼人窮就得受欺侮？俺越想越生氣，對娘說：“明天早上早點叫俺，俺要上關東！”娘一聽就嚇一跳：“殺才，小小的年紀怎說這樣話，你知道關東在哪，你聽說誰上關東享了福？”俺真不知道關東在哪，可是不能再受這個窩囊氣！就說：“不管好歹，在外邊寧可餓死，俺算不給他干了！”娘一看俺鉄了心，又哭起來了，她說：“伢子，你可不能走，娘要飯吃把你拉扯大，要死咱也死一塊呀！”娘哭一聲，俺的心就象用刀挖一下。我

是不願意哭的人，这回可忍不住了，一头栽在娘怀里，也哭起来：“娘，你算白生三个儿两个女啦！”

躺在炕上，俺越想越沒路。財主家老的欺負俺老的，小的欺負俺小的，这还有个头！不行，非走不可！半夜里，俺悄悄爬起来，摘下墙上的破棉袄就下了地。誰知娘也沒睡，她一看俺下地也一翻身爬起来：“伢子，你干啥！”俺一看娘醒了，撒腿就往外跑。娘明白是俺要走，拚死拚命地哭着在后边追：“儿啦，你可不能丢下娘，要死咱們死一块呀！”娘是小脚，走不快。可是她喊一声“儿”，就好象在俺脚上絆上一根繩，俺一边跑一边淌眼泪。跑到庄头大河旁，弯下腰去挽褲腿的工夫，娘赶上来，一把抓住了俺的褲腰帶。俺回头看娘一眼，說：“娘，你放俺走吧，俺穷也得有个穷志气！”娘哽咽得說不出話来。俺往前一使勁，一下跳进河里，又一回手，把娘推坐在河滩上，娘大哭起来。

河水嘩嘩响，水流直打漩，可是俺只听见娘的哭声。

走了八十里，到了紅石崖，又坐船到青島。关东在哪？娘是不是还坐在河岸上哭？俺象掉了魂似的在街上走。忽然間，一个人拦住俺：“小伙子，你上哪？”抬头一看，在一个小店前，站着一堆破衣烂衫的人，一个穿着很整齐的人站在一张桌子旁边問俺。俺說：“上关东！”他說：“好啊！那就上大連吧！我們这是大連福昌华工株式会社来招工。到那在碼头上干活，一天少說拿三元金票，吃的白面饅头大米粥，看戏洗澡不要錢，来登記吧，錯不了！”說着就塞給

我一張白硬紙片。他說：“到大連就拿這片子找這個閻洪專，你就在他的號頭干活！”接着又讓俺進店里吃飯。吃了兩條小鍋餅，一碗豆腐湯。他說：“飯錢一元二，給你記在賬上啦！”俺想：這是什麼飯這麼貴？可又想，到哪能掙那麼多錢，拉倒吧！就這樣，俺就糊里糊塗跟大家上了船。

到大連，又有人把俺們領進十六號紅房子。來了一個先生招呼大家：“走，新來的伙友去照象，領勞工票！”到了一個大廟前，就看見一個日本“大金錢”（日本警察）、一個監督、一個先生挨個問新來的伙友。輪到了俺，那個大金錢把俺手拿起來一看，還沒等俺明白是怎回事，叭、叭、叭左右開弓就給俺十多個大嘴巴，血當時就從嘴里噴出來。他指着俺手上的老茧說：“你的，八路的干！”那時候，俺家那地方還沒解放，俺連八路軍的名字還沒聽說過。可是也沒讓我分辯，那個先生又說：“來，寫勞工票！”他問完了祖宗三代，又問俺是哪場人。俺說：“中國人！”話剛一出口，那個監督又上來攆俺腰上就是一洋鎚把。一下子就把俺打倒了，接着又往俺屁股上、腿上狠命地打，一邊打一邊罵：“臭山東，你就不會說是滿洲人！”俺山東本來就是中國的地方，怎麼叫俺說是滿洲人！接着又讓俺在勞工票上按手印。這時俺已經給打糊塗了，手一哆嗦，手印沒按清。監督上來又一洋鎚把，接着一個絆，又把俺摔躺下，洋鎚把又象雨點似的打下來。打累了，他用馬鞭踩着我的肋條骨，用手抓住我的頭髮使勁往上拽。俺剛來還沒干上一天活，就挨

三頓打，這還讓人活嗎？俺一下子就想起娘來，俺哭道：
“娘啊，不跟聽你話不闖關東啦！”

伙友把俺架回紅房子，俺一邊哭一邊問身旁一個老工人——大家都叫他鄭四大爺：“這是什麼地方，怎這麼不講理？”四大爺嘆口氣說：“唉，孩子，你闖錯地方啦！”說着，從兜里掏出一個銅子來，出去買來一盅酒把俺褲子脫下來，往打破和打腫的地方挨排擦。俺還是問他：這地方為什麼這麼不講理？他只是嘆氣，不吱聲。這一晚上，俺盡是想俺娘：“娘，你知道你兒受這份苦么？”

傷好了，俺決心不干了，去找先生，先生把眼一瞪說：“不干也行，欠櫃上的錢拿來。這個月伙食七元六，船票、路上伙食五元二。”

俺打這就算掉到陷阱里了？

那時候，在碼頭上扛大扛，那簡直不是人干的活計。四十多斤一片的大豆餅，一次要扛六、七片，三四百斤的大麻包，壓得腰都直不起來，這樣活計，一天要干十一二個小時。俺身體棒，干活我不怕，可是就是這樣干，連一個錢也得不着。那時候開餉在端午、中秋、過年三大節，一到時候，把頭左算右算，把錢都扣光了。俺一干就是十來年，一共沒開到手幾元錢。俺出來的時候，曾想掙兩個錢，养活养活俺那要飯的娘，可是到頭來，連衣服都沒混上。冬天俺把草袋子底上和兩角搗了三個窟窿，套在身上，當棉襖。俺沒臉給娘去封信，娘也當俺死在關東了。

俺真好險沒死了。一九四二年，“紅房子”傳染开伤寒病，俺也得上了。只歇了两天，大把头閻洪专来了，后边还跟个狗腿子。一看俺躺在二层吊鋪上，他用文明棍一摆說：“送医院！”

“医院”！俺知道那是什么地方！伙友們都管它叫“閻王殿”。工人干多少年捞不到一元錢，住医院就得把头拿錢。把头能有那份善心嗎？他巴不得讓你快点死，省得不干活还吃飯。病人到那里，三分病变八分，有八分病的，两个人一悠就給扔出墙外装棺材。要是把俺送了“医院”，就不用想活着出来了。俺就紧着往鋪里边退。閻洪专一看俺不下来，把文明棍倒过来，用手把上那个勾，搭在俺脖子上，使劲一拽，一下子把俺甩在地下，脑袋当时就撞破个大口子，血順着眼睛、鼻子往下流。他脖子一撥楞，狗腿子和伙夫架起俺就往外走。到那个鬼医院就沒个活呀！俺一着急，連这几天发高烧，就晕过去了。

第二天才苏醒过来，模模糊糊地听见把头閻洪专說話的声音。俺一惊，脑袋更清醒一点，就听他問护士王小鬼說：“丁祥貴怎么样？”王小鬼說：“死是死不了，要好可也得两天！”閻洪专說：“你給想个办法，我哪有錢給他治病。”王小鬼說：“办法还没有嗎，就看閻爷的了！”俺一听就知道要坏事，以前就听說过：把头为了讓工人快点死，就和医院勾搭上，給病人打“催命針”。俺睁开眼一看，閻洪专拿出一卷錢塞給王小鬼說：“老弟，买两盒烟抽吧，他

的事你看着办！”

不大一会儿，王小鬼过来了，说：“丁祥贵，去注射！”俺又急又气。王小鬼不由分说，把俺拖上楼，一下子按在床上。接着，他就往注射针里灌药水。俺的娘啊，俺只会想不受财主的气，跑出来赚两个钱养养家，哪曾想今天就这样让人给害死啊！娘，你能知道吗？

正在这时候，一个老鬼子来叫王小鬼。他放下针出去了。俺一看这是个机会，说啥也得跑，不能等着死！从哪跑呢？楼梯、窗户都不行！往地上一看，有二尺见方的一块地板好象是活动的，用手一撬，真撬下来了。俺那时也蒙了，不管这地方躲住躲不住，一头就钻进去。谁知底下是个又窄又长的滑板。俺一钻进去，哧溜一下就滑下去了。一到底下，我觉得碰倒了好多东西，噤哩咕嚕在身旁滚，俺一看，啊呀，都是死尸！当时，俺不知从哪来一股急劲，推开门就往外跑。跑，拚死命地跑！从沟里跑到山上，从山下跑到沟里……一直跑到一个姓安的朋友家里。

俺一急，加上这一跑，出了一身透汗，俺的朋友又好好将养俺几天，病，竟好了。

俺恨得牙根直痒痒。他妈的，俺活了三十多岁，净他妈的受欺侮，俺受不下去了！再说，他们逮住俺，俺也活不了，反正拣了一条命，俺和他们拚了！身体略微好了点，俺操起一把斧子要去找阎洪专报仇。老安一把把斧子抢过去说：“兄弟，你小胳膊撑不过大腿呀！人家有财有势又有后

台！”俺說：“俺命都不要了，怕他那个！拚来一个够本，拚两个賺一个！”可是老安說啥不讓俺去。

俺这口气压不下。人越老实越受欺侮。活着成年六輩給他們白干活，还老受他們打，真不如讓他們斃了。我又背着老安偷偷地去寻摸閻洪专。有一天，看見他正坐在他开的当鋪里，俺就悄悄溜进去。俺手里沒有家伙，看見門后有一个水桶，里边盛滿了水，俺拎起来沉甸甸的挺趁手。“日你娘——”俺抡起水桶就照閻洪专头上狠狠砸下去。哪曾想这一抡，水洒了，水桶下去的勁不大，沒把閻洪专的脑袋砸开瓢，只把他眼鏡砸碎了，把他眉棱骨砸个大口子。閻洪专嚎叫着跳起来，他的狗腿子一齐拥上来，五花大綁地把俺捆住，接着，洋鎗把、橡皮鞭子，象雨点似的向俺身上打来。俺这时候早就豁出去了，打也沒觉得疼，拚命罵他。这些家伙打够了，又把俺送到事务所。事务所的日本头叫中西，他叫人把俺吊到房梁上，一边打一边問：“你的，造反的有？”俺說：“俺就要造反！”中西和閻洪专商量一下，要把俺活埋了。这时候，有很多伙友在外边看着。有一个叫李福和的伙友，外号叫李二虎，他不在閻洪专的号头。他也在外边罵：“閻洪专，你他媽不用美，你埋吧，埋一个少一个！現在山东都是八路軍，你他媽一个苦力也招不来，看还靠誰养活你！”閻洪专拿起鎗把剛想来打他，被中西拽住了——中西怕把事情鬧大了，沒敢埋我，又把俺打一气，就把俺放了。

同志們！俺一講起這些，心就直哆嗦。俺不是貪吃偷懶的人，為什麼憑俺這樣身板、憑俺這雙手就混不上一件囫圇衣裳？俺也是爹娘生父母養的，為什麼就不把俺當人待？

解放以後，俺才明白，這就是階級剝削，階級壓迫。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推翻了那些剝削人、壓迫人的統治階級，俺丁祥貴才翻了身。現在，俺成了家，有了五個兒女，生活挺美滿。俺不是滿足這樣的生活，俺是說咱工人的地位。就說一件小事：解放那年的春節，因為支援前綫，初一那天沒放假。剛上班，毛港長就來了，他開玩笑說：“今天裝煤，誰也別說‘倒霉’！要搗煤我來頭一筐！”他跟俺們干了一天活，晚上吃飯的時候，又挨排給俺們倒酒。當時，俺的眼淚喇喇往下掉。俺活這麼大，頭一回被人把俺當成人！所以，俺拚死命也不能再回到舊社會去當奴隸！俺拚死命也不能讓俺的五個兒女去當奴隸！

在舊社會，俺也不是個窩囊廢，對地主、對把頭俺都反抗過。可是俺一個人沒反抗了，還好險送了命！非得組織起來不可。所以俺在解放後不久就參加了中國共產黨。是黨領導咱們推翻了統治階級，是黨領導咱們過上了今天的幸福生活，所以非得處處聽黨的話，離開了黨一定不正確！

鬥爭，一定得鬥爭！黨領導革命幾十年，犧牲了很多人，今天的幸福是很多人拿命換來的。所以俺們今天不能享現成的清福，還得繼續干！那就得搞好生產，把國家建設得象銅牆鐵壁似的，支援世界革命。

人 間 地 獄

厉风 晓凡

一

营口紡織厂，伪滿时叫“营口紡織株式會社”。当地人称它第二監獄，有人又叫它为人間地獄。

話說一九三四年春节剛过，这一日天还没亮，大块阴云，紧压着紡織厂的紅磚高墙。北风卷着烟雪，撕扯着高墙上长长的电网綫，发出一种攪心刺耳的难听的尖叫。在这个警戒森严的地獄門前，早就挤满了大堆的人群。这些人，个个衣衫襤褸，面黄似土，骨瘦如柴，差不多都是些十几岁的小孩子。靠墙站的一个小姑娘，看年紀不过十三、四岁，瘦高的身材，又細又长的眉毛下边，生着一双丹凤眼。本来很灵气的小姑娘，却因为太瘦，臉儿只剩下一条条了。她站在那儿，身子使劲偎依着那紅磚高墙，试图躲过尖刀似的北风。渴望的眼睛紧盯着黑漆鉄門，期待它早一分鐘打开。手冻僵了，她用嘴哈哈；双脚冻木了，在那双挂不住脚跟的破鞋里，冻伤流出的血水，已經和鞋子冻结在一起！

这个小姑娘，名叫王桂来，原是城东北角三十里地处韩家窝棚人。父亲王盛，母亲刘氏，拉扯着她兄妹三人艰难度日。从小桂来记事起，她也沒吃过一頓飽飯啊！家里三天两头揭不开鍋。偏偏这年夏天又下起大雨，一連下了十二昼夜，地里村里到处都是水，野菜沒处挖去了，还有啥可吃？眼瞅着一家人都要餓死了。一天，媽媽当她說道：

“桂来，給你这小筐，給你这根棍，自己到外边想个活路去吧，要不就得餓死了！”

“我不去，……我怕富人家狗咬。”桂来哭了。

孩子哭得爸爸心疼，无奈叹口气道：“唉，不去也罢，認命算了。”

桂来虽小，却也懂事，真的，不要点吃，一家人又怎么活呢。小桂来伤心楚楚地拎起个小筐，走出門去。走了二十来戶，才討得一碗稀粥，和两个小窩瓜。一肚子委屈的小桂来，回到家一头扑到炕上，就放声大哭起来。一家人眼瞅着两个小窩瓜，誰也吃不进去。爹說：

“咱这一家人，算是到头归終了！”

前些时，母亲領着二哥庆来，到在城里开鞋鋪的表哥家，好說歹說，給哥哥找了个学徒的地方。回来的路上，母亲眼泪一直流到家門口！現在，母亲又忍痛說：

“孩子，別管我們，你也逃命去吧！”

桂来心想，自己出去，家里少了一張嘴，万一能在外边找到点活做，还能掙几个錢捎家来。于是她就辞別父母，投

奔住在城边欢心店的姨母去了。

桂来姨父早亡，姨母带着两个女儿，日子过得也很苦。經人介紹，小桂来被送到“东亚烟草公司”当了小工。那會想，一天下工晚了，經過日本人住宅区时，竟被鬼子狼狗咬伤了右腿。当她被人送回姨家时，連吓带痛，人都要傻了。桂来虽然伤了腿，可不敢歇工，怕人家开除。可是，担心的事终于来了！过了春节，厂里生产到了淡季，她被解雇了！王桂来六神无主地回到姨家，娘儿俩抱头痛哭了一陣。邻家有个姐妹看她可怜，就给她出主意，叫她到紡織厂去試試。

“那是人間地獄呀！”姨說。就是地獄也得去，被逼无奈的小桂来，这时好象什么也不怕了：“里边不是也有好多人嗎？別人能活，我就能活，給口飯吃就行！”

于是，这个瘦骨嶙嶙的十三岁的小姑娘，就到这紅磚高墙下边来了。

她还太小，她还不知道这座人間地獄里的真情啊！……

终于，黑鉄大門嘩啦一声打开了。先后走出来两个人。他們把女孩子們挨个儿相看：衣着好点的，就算合格。小桂来身量高些，也被选中了。

于是，她带着侥幸但又迷惘的心情，走进了这个地獄的大門。

二

王桂来被带到了細紗車間。一進門，就覺得熱氣騰騰，好似進入蒸籠一般；滿屋白絮飛揚，又象漫天飄着霧粉。在車台旁站着的，都是些姑娘，一个个汗流浹背，瘦得可憐。她們見有新工友進來，一个个都投過一瞥同情的目光，但却不敢說話。這時，猛聽得一個孩子的哭聲自遠而近，接着便看見斜挎藍條帶子的人^①拖進一個不過十二、三歲的男孩子，又是踢，又是打，一根竹棍打斷了，又換皮帶，打得小男孩在地上來去翻滾。直到那人打累了，才住手。接着，又把那孩子推到車間外邊，要他跪在鋪滿爐灰渣子的通道上。那人丟開皮帶，狼聲虎色地对王桂來說：

“看見沒有？不好好干活，耍滑，就是這樣！偷東西，就打死你們這群狗崽子！”

原以為是找到了一條活路的小桂來，這時才感到：自己真的進地獄了。她被分配干一種叫擺管的活計。記不住或擺不對，領組的過來，下邊腳踢，上頭巴掌；接着又讓她看車，不會接紗頭，又叫管子燙了手。技女^②過來了，又是擰，又是掐，却不許分辯，不許哭。那技女活象個母夜叉，直在王桂來身邊咬着牙根叫：“你哭，我整死你！”

①② 鬼子為了殘酷地統治、壓榨工人，設有專門毒打工人的監工。監工右肩斜挎藍條帶子，男的稱“技男”，女的叫“技女”。

下午，她上廁所。剛進門，便被技女一脚踢倒在便池邊。

“好哇，你这个臭东西！剛来，就学会偷懶耍滑，跑到茅坑子来磨洋工！”

“我不是偷懶。我……”王桂来爬起来分辯說。

“你敢犟嘴！”一巴掌重重实实打在王桂来的左臉上。

原来，这里有个規矩：工人从早七点上工后直到晚七点下工前，不許上廁所。有許多女孩子，因此得了病。这天下工时，王桂来的一双小腿，已經酸痛得快要支不住了。車間內四十度的高溫，热得她头昏眼花，直想嘔吐。嘴里一天沒进东西，虽然肚子直叫喚，她也不想再吃一口飯。她这时唯一的希望是躺下来睡一觉。可是这一天的罪還沒受完呢！在車間外面的席棚过道里，站着长长的两排人，男的在左，女的在右。排两边，每隔不远便站一个持枪的守卫。王桂来也随着排在女队的后边。人們告訴她，鬼子为了防止工人偷东西，每天在这搜身。半天向前挪一步，足足过了两个鐘头，才算通过了关口。在南大門的日本鬼子和汉奸，見着好看些的女孩子，就侮辱；若在工人身上搜出一絛綫头、一把棉花，就得拖进門旁的刑事房里，吊打、上刑。里边傳出的叫声慘不忍聞，有多少人在这里落下了殘疾，有的被毒打后送往厂外局所，从此人就不知下落了。这个南大門真是個鬼門关啊！

王桂来心惊肉跳地通过了檢查，回到宿舍，就瘫倒在炕

上了。冬末的夜，窗上結滿了冰花，風從門縫吹進來，潮濕的地上也凍結了一層厚厚的冰。同屋的姐妹把一條飛花破被蓋在她身上，那是一條怎樣的被呀！……但是她既覺餓，也不覺冷，她好像失去了一切知覺！迷蒙中，她彷彿回到了家裏，向爹媽哭訴着所受的痛苦。她說再也不離開他們了，“要死，也死在家裏！”正當一家人抱頭痛哭時，忽地從外面闖進一伙人來，原來是鬼子帶着狗腿子來抓她了。他們從爹媽懷中抓過她來就往外拖，她拚命地掙扎，在哭喊中醒過來了。她出了一身冷汗，睜眼看看，屋裏一片漆黑。遠處傳來狼狗的吠叫聲；近處的崗樓上，士兵哼着淫蕩的小調。這時，她不禁顫抖起來：要想逃出這火坑，真比登天還要難啊！

在宿舍裏，冬天雖然寒冷，倒還算是好過：幾個小姐妹緊緊擠在一起，互相用身體取暖，熬過一個個長夜。到了夏天，可就更受罪了：潮濕不算，跳蚤、臭蟲、虱子和蚊子，能把人吃了！一進屋，跳蚤蹦滿腿、爬滿身；掀開褥子，帶尾巴的臭蟲密密一層；最可惡的是蒼蠅：你要睡一會兒覺，它就會在臉上撒滿蠅屎。在伙食房裏，吃頓飯真比小時候去討飯還要擔心：擠到前頭，不知要挨多少棍棒。王桂來體弱力小，不敢靠前，只好等人少時再去盛飯。可這樣，就常常吃不上飯：不等她上前，飯已被吃光了。這時候，她也並不後悔，那飯，有時看一眼都要吐哇！但是，為了不至於餓死，人們只好把寸把長的蛆蟲往外扒拉，閉着眼睛吞下肚去。還

有使人难以忍受的是，从宿舍到車間，一路上，工人們連見一見天日的权利也被剝夺了；鬼子怕工人逃命，这一路全被密封严实的过道接連着。

多少次更深夜靜时，十三岁的小姑娘王桂来，对着无光的星月，用微弱的声音呼叫道：

“怎么办？我該怎么办哪！”

三

生活在这个人間地獄里的女工們，真是度日如年啊！在宿舍里，一个个姐妹因为忍受不了病痛和侮辱含冤死去了，而新的受难者，又一批批地被騙进火坑。对于死去的，大家怀着悲憤的心情紀念着她們；对于新来的，很快就成了同病相怜的亲姐妹。

二号班的宿舍里，新来了三个姑娘，大的不过二十一、二岁，小的也有十六、七，同屋的人都叫她們庄河三姊妹。三姊妹原是一母同胞，因为家乡鬧灾荒，被招工的騙来。她們家中的父母，只道是从此女儿有了活路，每月还可寄点錢回去，可哪知道，女儿是进了火坑啊！三姊妹进厂来，整天抱头痛哭，叫天天不語，呼地地不应，往家捎信好几封，几个月也不見爹媽寄回一个字。——不是爹娘心狠忘了三个亲骨肉，而是鬼子扣压了家里的信，那时候，哪个女孩子能侥幸收到亲人的信呢？挨打受罵是家常便飯。因为她們年齡較大，更是鬼子和把头們侮辱的对象。

这天晚上，姐妹們正在劝慰庄河三姊妹，突然听到远处傳來女人哭叫声。在这宿舍附近，哭声总是彻夜不断，女孩子們早已习以为常了，所以听了并不特別在意。过了一陣，不知誰說整理車間的張姐上廁所去了好半天，却不見回来。于是，大家才急忙走出宿舍，在刑事房前，撞見了鬼子金大鬍。他嘴叼着烟卷，見她們来了，故意眯起一只眼睛，淫惡地笑笑。她們拥进門去，只見張姐披头散发，衣服被撕得一条条，正伏身在床上大声哭叫。姐妹們一看，什么都明白了。……

过不多久，張姐便因惊吓成疾，含冤而死了！

張姐的死，逼得这些受难的姐妹們不得不想一想：今后怎么办？繼續忍受下去？那只有死路一条！反抗！但怎样反抗呢？逃跑！可是怎么逃呢？……近便一点的姐妹，常常偷偷在一起核計。王桂来抹把眼泪說：“不知爹娘还在不在人世間，連个信都沒有……”

在这里一提爹娘比什么都揪心，一个小妹妹哭起来：“还不知我娘怎么想我呢！”

“还是別哭了，光哭有啥用？”从新民县来的周彥芳，年齡稍大点，到底懂事多一些。“咱不能总是这样……”虽然这么說，她自己也哭了。什么时候能不这样了呢？什么时候那溫暖的阳光能撫慰这群可怜的女孩子呢？什么时候，母亲的手能替她們揩干眼泪呢？王桂来不知道，誰也不知道。

不久，又一件更大的惨事傳开了：庄河三姊妹在一个漆

黑的夜晚，扒开圍牆逃跑时，落进墙外潮沟淹死了！

姐妹們个个都清楚：要想从这里逃出去，那是凶多吉少，九死一生。但她們还是不甘心被囚死在这座人間地獄里。听听十四岁的小桂来梦中的囈語吧，

“爹呀，娘啊，你們还活着嗎？快把女儿領回家吧！……”

四

当王桂来同受难的姐妹們，过着不見天日的非人生活时，她那在乡下的年老的爹爹，由于飢餓，严重的营养不足，患了重病，渾身膀肿，腿上淌黄水，請医无門，买药无錢，終于离开了人間！父亲死后，家中生活更貧困了，媽媽度日更艰难了。万恶的村长，仍不放过对这个老妇人的压榨：这种捐，那样稅，都向她家摊派，天天累，日日加，很快就欠下官家几元錢。媽媽吃飯无着，哪有余力交納这些賦稅錢？于是地主李之厚出面了：他劝誘已經五十多岁的媽媽“走道”——改嫁。原来，李之厚早就相中了她家那兩間将要倒塌的草房的房場。

“你女儿住厂子，蹦子儿不掙，有啥好处？还不如送她下窑子！你把房子也卖上，換几个錢頂債，自己‘走道’到富裕人家去，还愁沒飯吃？——你看这該多好：女儿有着落，你也有个依靠了。”

桂来媽气得全身打顫。

“我家人穷志不穷，餓死怪命短。就是要飯，也得有个

豎棍的地方！哼！你的好主意！……”

“你这个不知好歹的臭娘們，餓死也不多！”

村长也趁勢上前威胁說：“你要交不上捐稅錢，明儿就把你們送到二道沟分所去！”

媽媽把能換錢的东西都变卖了，二哥庆来（他在鞋鋪学徒二年，鬻子儿不掙，只好回到家来）又拚死拚活地給人做小工，掙了点錢，总算把債还上了。可是不久，剛剛十七岁的庆来又被抓了劳工。本来，当劳工要到二十二岁才合格，但是有錢人买通了村长，村长又要向地主李之厚买好，所以把庆来抓去頂替。

又不久，在外討飯的傻大哥王庆祿也死了。現在家中只剩下媽媽一人，孤老无依，每天以泪洗面，老人家唯一的希望是，在外的儿女能在她活着时回家来見上一面！

再說王桂来。这天下工后，在回宿舍的路上，有个工友交給她一封拆过的信，告訴她說：“你二哥从錦州寄来的信，我在人事科地上撿的，来了二十多天了……”

桂来把信拿回宿舍，請識字的工友給看了，才知道哥哥被劳工队长打伤病重，希望她寄錢去，好回家。可是她哪来的錢呢？她想回家去一趟，把哥哥的消息告訴媽媽。可是里宿的工人是不准外出的呀！她打听到，人事科有个姓阮的女職員是同乡，就跑去請求帮忙。好話說了三千六，总算蒙人家点了个头，答应給她作保，在星期天回家时帶她出了厂門。

从进厂以来就没见过天日，乍一出厂，王桂来只觉得一阵头晕，什么也看不见了。好长时间后，才慢慢恢复了视觉。啊，这阳光、这山、这水、这石头和这满目枯黄的庄稼，她已经三年多没见到了！还有脚下这家乡的土路，踏上它，有多少往事涌上心头啊！……她象飞出笼子的鸟儿，一下冲上辽阔的天空。可是她马上意识到：她并没有自由，她还得回去，还得回到那个人间地狱中去！可怜的孩子啊，在那时，她并没想到，在人间地狱的里外，实质上并没有两样，一个是虎齿，一个是狼牙！

久别的家乡到眼前了。妈在家做啥呢？但愿她老人家平安无事！

妈不在屋，挖菜去了。把妈找回来，王桂来一头扑到母亲怀里，就泣不成声了。母亲抚着女儿瘦骨嶙嶙的身子，眼泪象断了线的珍珠。

听说儿子生病，母亲急得死去活来。到哪去筹划钱呢？家中什物早已卖尽，摘借无门。后来把房后的几棵小树，卖给了一家木匠铺，共得九角钱。正好村中有人要到锦州劳工队去探望亲人，就托人给哥哥捎去了。

王桂来告别老母，又回到了地狱。

一天早晨，外宿工人捎信给她，说外面有人找。她跑到门口问守卫：“先生，听说有人找我？”

“没有，哪有人！只有一个叫化子！在那躺着哩。”

那探视口又高又小，她扒着铁栅栏使劲翘起脚才看见，

在窗外道边上，一个头发长得象乱草的人，有气无力地强撑着身体，从地上站了起来。王桂来看了好一会儿才认出：原来是自己的哥哥来了！兄妹二人隔窗拉着手，半天哭得说不出话来。

哥哥告诉她收到家里捎去的钱，用几角买了劳工队长的眼，才允许他回家来养病。本来买完车票还剩下五分钱，可是路上又碰到一个小队长，说要把他押回去，那仅有的五分钱又被他敲去了。现在，他已经三天没吃饭了。

“妹妹，给我几分钱买张煎饼吃吧！”

桂来心似刀搅，多么微薄的要求啊！可是自己却无力满足哥哥。

守卫来撵她了。“去去，说几句就得了！是你哥？他是抽大烟的吧？”

“不是，先生。他有病，又没饭吃……”

“没饭吃还有什么可唠的？都给我滚！”

“我回去看看。先生，您可别撵他走哇。”

她跑回宿舍，把自己的难处跟姐妹们说了，大家你一分我五厘地给凑了五分钱，她拿着又跑回大门口，给了哥哥。

“妹妹，我怕是回不去了，你送送哥哥吧！”

这又是一项极为微薄的要求，小桂来却又是无法满足哥哥，里宿的工人，是终年不准出门的呀！桂来含泪道：“哥，人家不准……”

哥哥无奈，踉跄着独自走去了。桂来不忍再看那步履艰

难的背影，忍着哭声跑回了宿舍。

亲爱的讀者啊，你們已經看到太多的眼淚了！在那個“地獄”的里里外外，到處都是飢餓，生離死別！那些女孩子們，什麼是她們最大的安慰呢？——痛哭！那時候，她們唯一可能產生的憧憬，就是象鳥兒一樣飛出去，和親人在一起，吃口飽飯。那時候，她們還看不到更多的希望。可是，希望，她們做梦也想象不到的一切，已經從遠方向她們走來。……

讀者啊，下面我們將不再談痛苦，眼淚，裂人心肺的不幸；我們要換一個題目，我們要講述——幸福。

五

陽光，明媚的陽光，溫暖的陽光，如今照耀在祖國遼闊的大地上。

在江河下游，當年那個慘絕人寰的人間地獄，如今，也早已面貌全非。你很難再找到那往時苦難的跡象了。

走進廠來，是一座巨大的光榮榜，許許多多男女先進生產者的照片掛在上面。光榮的勞動者啊，他們之中有不少人是當年人間地獄的受難者，如今是這裡的主人！祖國給了他們自由、幸福，祖國還給了他們榮譽！

這個北大門，過去，只是鬼子、財東、工頭們出入的地方，那時候，工人們哪敢靠前一步！現在，他們上班下班，

自由地走来走去。那个南大門，在老一輩的工人中，有着多少耻辱的記憶啊！那时候，过門能扒一层皮！人的尊严，象丢弃的破布一样，被任意蹂躪、踐踏；哪儿是当年把亲骨肉生生隔开的探亲口啊？为了使青年工人們亲眼看看这个苦难的証据，原来已經堵死的窗口現在又拆开了。看看吧，这就是当时我們那些受难的小姊妹断腸的地方！那时亲人們不远千里而来，到此却是咫尺天涯！……但是今天，这样的生活一去不复返了。現在，它象恶梦一样，永远消逝了。

母亲們，都来瞧瞧你們的女儿吧，看她們生活得多么愉快！車間里清洁明亮，冬天溫暖如春；夏季凉风送爽，連空气都十分清新甜美。到傍晚下了班，宿舍里琴声歌声到处飞揚，啊，宿舍，这是怎样的宿舍呀！走廊上一尘不染，室內窗明几淨；床上那花花綠綠的床单鋪得平平整整。每个床头上，都貼着各种各样的美术画片，有的还挂着各种乐器，桌上有的摆着收音机，有的摆着各种书籍……看到这一切，你会猜想到姑娘們的爱好，而这种种爱好，不正道出了主人們劳动、生活的愉快和幸福嗎！

在織布車間的十一号宿舍里，我們发现了一封信，是食堂訪問小組留給本室一个姑娘的。这姑娘明天过生日，食堂特地来征求她的意見，在生日这天，她喜欢吃什么。母亲們，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？——党，祖国，把所有的女儿时刻挂在心上啊！

在一所幽靜的小套院內，我們看見了一群孩子，幸福的

孩子們象一群欢乐的小鳥，唧唧喳喳，又蹦又跳。啊，這人間最純潔的、欢乐的声音，在那黑暗的年代，在那慘無人道的人間地獄里，怎能想象得到？那时候，女工进厂后不准結婚，怀孕就开除，有多少可怜的女工，被逼将亲生骨肉溺死！……祝福这些孩子們，但愿他們将来知道上一代的人們所經受的一切！

你也許还記得王桂来那个病危的哥哥王庆来吧。解放后，他也进了营口紡織厂，他和妹妹都先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，現在，他仍然是这个厂的工人，并且多次被評为营口市劳动模范。王桂来这个受过万般苦难的人，如今担任宿舍管理員的工作。在宿舍里，她是姑娘們的知心朋友，亲爱的大姐；休息时，她常把她經历过的一切講給大家听，这时候，她又成了她們的老师。

“那时候，”王桂来同志感叹地說，“做梦也想不到会有今天这样的生活啊。”

是的，今天的生活，和她们那时候的生活，距离太远了！

幸福的果实是好吃的，而回忆一下过去的辛酸，吃起来就更甜美。

幸福，需要珍爱！

一九六三年九月二日于营口

祖輩扛活的人家

李 行

今年五月，我到錦县双羊公社臥龙大队采訪，住宿在老社員佟福义的家裏。

四間石头房，一座干干淨淨的院子。院內沿山坡用石头砌成了台阶，台阶两旁是园子地。玻璃窗下，几株桃树，綠叶葱葱，夹杂着粉紅色的小花。四間房內，西屋兩間，住着佟福义夫妇、老儿子和佟福义的哥哥孤身老人佟福儒。东屋一間，住着三儿子一家三口。大儿子、二儿子两家也都在本屯，各有新盖的三間房子。

佟福义今年整整七十岁了，身体硬朗，还在生产队的菜园子干活。党支部書記領我到他家的那天，正赶上他晌午下工。只見从院外急匆匆走来一位老人，身材瘦削，步履輕捷，光着膀子，黑布褂子搭在肩上。到房前，沒进屋，将褂子往树杈上一放，操起扁担水筒，就轉身走了。支部書記在我身旁輕輕說，

“这老头，每天如此，进門先挑水。”

他挑水进来，一边倒水，一边和我們打招呼。蹲在灶坑

前燒火的佟老大娘，提高尖尖的嗓子說：“讓老四他們挑吧。你这老头子就不嫌累？”

“吓，挑点水，还累？”佟福义和善地笑了笑，又挑起空水筲。“俗話說，家常过日子，穷灶坑，富水缸嘛……”边說着，又走下石台阶去了。

.....

下面記的，就是这位勤儉和善的老人的家庭——旧社会中，一个极为平凡、普通的扛活人家的一些片断情况。

一

佟福义不知道自己的祖先究竟扛了多少輩子大活。他只知道，爷爷佟庆文，先在佟家街給楊家扛活三十来年，以后，又在臥龙山王家扛了三十多年。他还記得，爷爷是个干瘦，佝僂着腰，不好說話，光好咳嗽的老头儿。那时爷爷已經干不动活，还給王家看窩棚，偶尔回家来一趟，常常慢慢撫摩着他的脑袋，叹息着、咳嗽着，以后就死了。父亲佟成山，从十三岁給王老錫扛活，到五十八岁。哥哥佟福儒，扛活时不滿十五岁，直到錦县解放那年，已經五十九岁了。

六十九年前，佟福义生在佟家街一間破旧的馬架里。母亲沒有奶水，用高粱碎米熬的糊糊一点儿一点儿喂他；哥哥那年五岁，脖子象根高粱秆，常偷着从他嘴角搵糊糊“嘎巴”吃。

他在儿童时代，最先懂得的两件人生大事，一件是挨

餓，另一件就是扛活。他肚子发空，餓得哭叫的时候，母亲就顛声說了：“孩子，快点长大吧。长大了象你爸那样出去干活，就能吃飽啦。”

于是，他小小的心灵开始产生了盼望：有那么一天，能出去扛小活就好啦。

这一天终于到来。他十一岁放驢；十五岁放馬；十七岁开始和成年人同样扛大活了。他虽然身子单薄，但心灵手巧，在經年汗水的浸育中，成为附近一带出色的庄稼好手。二十三岁那年，他娶了一个自幼沒有父母，孤苦伶仃的姑娘。这姑娘十五岁，瘦弱的身材，尖尖的下頰。来到这儿，她感到的第一个印象是人多，正赶上要过年，屋子里乱烘烘的，坐滿了要債的人；第二个印象是水稗子草籽熬的粥，有一股特别的邪味儿。

这女人陆續生了四个儿子，两个女儿。这时，佟福义已經是“打头的”，掙扛大活伙計中最高“的劳金錢”。可是他眼瞧着自己的孩子，一个接一个地又都陷入了与自己童年时完全相同的命运。

他的儿子們，也如同他当年那样，小小心灵里产生了盼望……

而这一天，也随之到来了。他送去了十二岁的大儿子，給王家大院当猪倌；又送去了七岁的二儿子。这七岁的孩子放两口大猪，每天工錢一分。斜陡的臥龙山坡上，草丛里遍长着刺儿菜和蒼子。猪有时跑得很快，孩子在后边拚命攆，还

是攥不上。他急得咧嘴哭起来，用那被划得满是一道道血痕的小手指抹着泉水般涌出的眼泪。

这情景，在山下干活的佟福义有时候能够看到。虽然隔着挺远，可是他总象被什么东西螫了似的，猛地转过头去。

二

佟福义难受的不是孩子的哭，他难受的是眼看着自己的孩子还那么小，就又走上了爷爷、爸爸和自己大半辈子所走过的这条路。

扛活，这是条什么样的路啊……

佟福义在王老泽家扛活的时候，有一天，独自带了晌午饭，到一块很远的地里去干最重的活——刨楂子。三根壟刨到头，已到晌午。他走到饭桶跟前，真糟，桶里的饭被野狗吃光了。若回去吃，肯定就干不完一天的活。叹口气，只好又操起镐头来，咬紧牙关挺过了这一天。

这事让王老泽得知了，他拍拍佟福义的肩膀，说：“好，你是我的好伙计。”

过了两年，夏锄的季节，佟福义正在别人家干活，王老泽因为新拴了辆大车，地里人手不够，眼看庄稼又长得好，需添个好手，就用稍高的工钱，将佟福义又雇了来，讲好干到冬至月，给三石粮。没想到这年阴历七月十五，高粱正灌浆时遭了风灾。王老泽暗暗后悔雇佟福义的价钱高了。这时，正赶上佟福义屁股上长的两个瘤子开了花，王老泽就故

意派他干重活。先叫他到荒甸子去打草，他咬牙挺下来了，又吩咐他割蒿子压绿肥……一天，佟福义要告一天假，找少东家，少东家说，我作不了主，你找老东家去说吧。找王老泽，就是那个曾经夸他是好伙计的王老泽，这时坐在炕头上，将脸一沉：“佟老二，咱干活可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，昧良心哪。你要实在干不了，咱们可以商量……”

一听这话，佟福义就明白啦，血一下子涌到脸上，说：“老东家，这三石粮我佟福义不能白挣，我干不了，就是叫工夫也得顶下来，不能耽误你的工……”

割高粱时，一弯腰，裤子就摩擦身后两个碗大的瘤子。看左右没有妇女，佟福义含泪把裤子脱了。干一气活，两个瘤子里流出的脓水，顺着腿淌到了后脚跟。

他终于咬牙挺到高粱上场院的时候！遭风灾的高粱几乎有一半是瞎子——扬场时，在微风中，好高粱和瞎高粱地界分明地飘落了两堆。一个寒冷的晚上，王老泽来到场院，对佟福义说：“你取家什去吧，这高粱就量给你。”佟福义高高兴兴回家做好茺子，将三石高粱拉到家里。一倒麻袋，就灯光看去，竟是黑忽忽一片。捧起一把仔细看，佟福义傻了，好狠心的王老泽，竟乘黑天在里面掺了一多半瞎高粱！

……

另一年秋天，伪满警察所通知各户出工修县道。当时佟福义正在王雨之家打头，老东家奶奶说：“你若去修道，谁带人干活？房后那片高粱可该割啦。让小猪信替你去。”小

猪信是佟福义的二儿子，那年十二岁，又瘦又小，站起来刚赶上鞞把高。佟福义想，屯长“老头票”是老东家奶奶的侄子，既然她吩咐下来，还能有什么错。

誰想“老头票”这几天正和他大娘家闹小别扭，听说这事，怪事先没打招呼，就手提馬鞭，气哼哼地走来，厉声问小猪信：“誰叫你来的？”

“我爸。”小猪信囁嚅地回答。

“你爸……”随着从牙缝中迸出这两个字，“老头票”狠狠挥起右手。一声脆亮的响声，小猪信趑趄两步，倒在路旁。“老头票”又赶上前，抬脚向小猪信踢去，一边骂道：“你他妈的能干什么，滾蛋！”

佟福义正割高粱，聞訊赶紧跑来，見儿子在地上被踢得乱滾，气得心里直打颤，挺身辯理：“屯长，你这就不对啦。他替我修道，是你大娘吩咐的。他一个小孩子，你拿他煞什么气？”

“老头票”把眉毛一立：“你妈的，我打啦，你怎么样，你去告我吧！”

王雨之家里人把他們連劝带拉，拉开了。

沒想到，过了晌午，警察所把佟福义傳去了。原来“老头票”写了个条子給警察所长，說他“抗命罢工”。警察所长問他認打还是認罰；認罰沒有錢，当然只有挨打。結果，他擎着紅腫的手掌，咬着牙从警察所走出来。

三

在那个年头里，一到腊月，就有不少穿着破衣烂裤的人，拿根小棍，从这屯到那屯，在大門大院人家的門口一站，問道：“还雇不雇人？”院内回答：“不雇，够啦！”

“留下我吧，家里五、六口人都等着吃呢！”院内再沒有回答，只有恶狗汹汹的吠声。拿棍的穷人，只好快快地走了。

有的时候，也許会繼續发生这样的对话：“留下我吧，少給点也中。”“你要多少？”“給四石吧。”“那还行？我們都是三石雇的。”……講妥之后，扛活的还需找个有土地的人家做保。

扛活虽苦，可活少人多，找个活又真不易啊。

你敢不老老实实忍受剝削么？东家只一句話，辞退你就够了。

佟福义不会用溫情的表示和語言流露自己的感情，然而他对于自己那被长时期飢餓和穷苦折磨得过早白了头发的母亲；那尖尖下頰的，一过門就挨餓的妻子；那接二連三生下来吃不飽常常哭叫的孩子，都实实在在是心連着心的。每年青黄不接，家里挨餓的消息傳來，虽然这已是年年如此的慣例，他心里仍然会咯噔一下，渾身立刻驚得象早死的秧苗。坐在条桌旁吃飯的时候，痛苦的思想翻攪着：“我自己吃飽飯，可家里人都在挨餓呀。”这思想象是条黑色的小蛇，紧紧地狠狠地噬咬着他的心，使他連飯也难以下咽。

佟福义并没有象当时的中农那样，想多买一些土地，发家致富。这样的理想实在太遥远了。他也没有象佃贫农那样，想买点土地，创立起中农的家业。这样的理想也太遥远了。自然，他年轻时，他刚刚娶来那瘦小的妻子时，他俩也曾悄悄核计过，梦想过将来能有那么一天，能租几亩地种。可是，梦想终究是梦想，要想租种地，这头一年全家的吃粮从哪儿来？种籽以及一年的花销又从哪儿来呢？随着脸上皱纹的增多，这梦想离着他愈来愈远，终于淡到完全消失了。在他的全部生活希望中，就只剩下一一种现实得多、严峻得多的责任感：使家里人不挨饿。

然而，尽管佟福义如同爷爷、父亲那样，低着头，咬着牙，拚命干活；尽管他如同爷爷、父亲那样，一年忙到头，除了十个月大活外，年年还都在东家“假冬”^①；尽管他是附近一带出色的庄稼把式；尽管他的没有妻子的哥哥佟福儒也将挣来的钱补贴他家一部分；他还是不得不如同当年的爷爷、父亲那样，眼看自己的妻儿老小无法摆脱挨饿的命运。

这是发生在伪满时期，他家搬到臥龙山那年的一件事；一件每年都要发生在扛活家庭中的极普遍的事情；

① 假冬——扛活的时间，每一年是十个月。从旧历正月二十五上工，到十一月二十五满工。在其余的两个半月内，长工还继续留在地主、富农家干活的，锦县习惯称之为“假冬”或“打洞”。这两个半月内，地主一般只管长工吃饭，不给工钱，或只给极少的工钱，如干两个月活，只给一斗粮。

这天黄昏，一群伙計們，走进王家大院。其中一个身材高大的壮实汉子，是屯长“老头票”家打头的长工，問低头走着的佟福义道：

“二兄弟，看你又搭拉脑袋了，家里又有啥难处？”

“唉，家里好几天沒揭开鍋啦！一个个餓得东倒西歪。上个月已跟东家借了三斗，也不好再开口了。你說可咋办？”

“咳，你怎不早說？一会儿我跟‘老头票’說說，看能借点不？”

第二天，“老头票”的小儿子告訴佟福义，他爸爸答应借給他一百穗青苞米。佟福义千恩万謝地跟他走到“老头票”家园子地。一片肥叶青青的苞米株，絕大部分都沒了棒，原来已經掰过两次，剩下的都是些只有三、四寸长的了。見这光景，佟福义犯了难，可“老头票”小儿子已經一边数着数，一边往下掰了。数到整整五十，苞米棒还没盛滿一粪箕子。佟福义实在忍不住，才迟迟疑疑地張了嘴：“这么大的棒，可咋算哪！”

那半大小子一边不停地掰，一边說：“我爸說，苞米是小点，你先拿去吃，秋后看着还吧，咋給都行……”

佟福义将这一百穗苞米扛回家里，一家六口人只吃了两頓。

三个月后，佟福义剛和东家講好下一年的活，“老头票”就找来了：“佟老二，那一斗粮你給湊上吧，我等着开

付飢荒。”紧接着又說，“利錢呢，咱們公平合理，不能讓你吃虧，就按加五算吧。”

佟福义心里顫了一下，低下头去。他忽然覺得，“老头票”左手上戴着的一排金鐮子，刺得眼睛发疼。当天他就找东家，从明年全年扛活工錢五石粮里，支出一斗五升苞米粒，送給了“老头票”。

明年全年扛活工錢的总数是五石粮，去这一斗五；再扣去三个月前向东家借的粮三斗，利一斗五；再归还这一年中积欠下的其他各种债务、利息和房租，所剩的就不过一半了。这一半，怎么能够明年全家六口人的吃、穿、燒、用和其他花銷呢？于是就只好再挨餓、再借貸，而到明年腊月，后年扛活的工錢又所剩不过一半了……

一年压一年，一年紧一年，这就是所謂“扛活不用本，愈扛愈吃紧”。而佟家祖輩，一代繼一代，就这样被这条无形的繩索牢牢地紧紧地拴住了！

四

佟福义最后的希望只好寄托在儿子身上：儿子长大，多几个整劳力，家里也許就好过一些了吧。

老大和老二，終于相繼长大了。

老大十九岁那年，掙扛大活的錢了。就在这年，佟福义的老母亲病重。佟福义的妻子，对婆婆說：“媽呀，你老受了一輩子穷，万一有个好歹……就放心吧，怎么的不能讓你

老屈着。”老婆婆嘴动了几下，一个字吐不出来，两大滴眼泪流在骯脏的枕头上。从这两滴混浊的眼泪里，佟福义妻子看见了婆婆这受穷、挨饿的一生。她觉得象有根骨头塞在嗓子眼里，扭过头去，眼泪嘩地流了下来。她真想痛快哭一场啊，为了可怜的婆婆，也为了可怜的自己。

奶奶的死，将老大这年扛大活的钱全用光了。

第二年，就是日本投降那年，国民党来了，冬天，老大第一次被抓去当了兵。

一九四六年，高粱扬花的时候，老大从吉林开小差跑回来了。转过年，又第二次被抓去当了兵，几个月后，他又从葫蘆島开小差跑回来。这一次，在开小差途中，左腿上划破了一大块，变成了碗口大一块脓疮。

誰曾想，回到家沒几天，竟又第三次被抽去当兵。佟家問保长，为什么别的甲（十户）都摊一个兵，而自家所在这个甲却摊两个，老大究竟是頂誰去的呢？保长不屑于直接回答这問題，一脚踩在佟家炕沿上，鼻孔里哼了一声，道：“你們穷人不当兵，讓誰去当兵。你們不願当兵也行，拿三石粮雇一个！”

老大这次离家的情景是最凄惨的。外面下着大雪，他拄着拐，一瘸一拐地出了門，碗口大的疮口还流着膿血。佟福义低头坐着，許久一声不吱，妻子趴在破炕席上，肩头一抽一抽地啜泣着，做媽媽的心好苦啊！

就在这一年，庄稼又遭了灾。转过年，还没到夏天，佟

家就断炊了。

老二也长大了，天天打柴。打一天，次日挑到锦州卖了，能买回二斤高粱米。一家五、六口人，当然不够吃。佟福义的大哥这年在锦州市一家粮米加工厂干活，他隔几天挑一担粳米糠来，给弟弟一家糊口，粳米糠又苦又干，是连猪都不肯吃的。那时候，还是孩子的老三、老四，每一见大爷又挑来粳糠，就嚷着：“不吃粳糠！不吃粳糠！”哭了起来。

有一天，老二到锦州卖柴，忽然失踪了。半年后，才有人捎口信给家里，他也被国民党抓去当了兵。

到这个时候，佟福义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！

就在这一年，锦州地区解放了！

他做梦也没想到：解放不几天，二儿子就回家来了。

他做梦也没想到：紧接着，大儿子就来了信，说他当了
解放军！

他做梦也没想到：第二年，他家分到了五十亩地，到秋后，整整打了十七石粮食。

他做梦也没想到：他和老二，在穷哥们的帮工下，凿平了臥龙山南坡，盖了四间石头到顶的，他家祖辈四代，也从没住过的房子。

而一切幸福中的最根本的幸福，是他家从此以后彻底改变了祖辈扛活的命运，三儿子佟巨民，四儿子佟巨才，成了他家祖孙四代唯一两个不再去扛小活的儿童，他俩背起书

包，蹦蹦跳跳、快快乐乐地成为两个小学生。

五

幸福的日子过得分外快，一晃十几年过去了。大儿子佟巨田从部队转业回家，也已有六、七年了。

现在，他们全家祖孙三辈总计十七口人，去年共做了一千九百六十多个劳动日，每个劳动日一元五角，自留地除外，分了八千多斤粮。

我在臥龙大队采访的日子里，与老人宿在一个炕上。一有闲空，就请他谈唠过去，然而，我发现，许是回忆那往昔的岁月对于他是太沉重了，他更多的、更愿意谈的话题却是现在。干完了菜园子一天的活，挑完了水，吃完了饭，坐在炕头上，他就很自然地、百谈不厌地讲起解放后的生活，讲他在解放后怎样参加了农会，怎样斗倒了剥削过他祖孙四辈的王家大院的地主；讲他家在合作化的道路上怎样一步步地建立了新的生活，几个儿子怎样一个个成了家立了业。白天，他喜欢领着我，走进菜园子，参观他亲手培育起来的，一畦畦茂密茁壮的洋柿子、茄子秧苗。蹲在池子旁，他伸着那老树皮般的手，爱抚地看着它们。接着，就扭过头，轻快、得意、稍许有些絮叨地，向我讲述起他精心培育这些秧苗的经过。

对自己的家，佟福义只剩下最后一件心事：老儿子佟巨才的亲事。而这件事，最近也解决了。对象名叫朱金英，是

錦州市玻璃厂翻砂車間的女工。一个老鐵路員工的女儿，念过一年初中，以后就进厂做了学徒，现在已是一級工。今年春节，家住在臥龍大队的翻砂工吳師傅約她到农村来住几天，她和佟巨才彼此就相中了。她喜爱巨才老实、淳朴的性格；也喜爱这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生活。当佟福义老夫妇得知这个城里的姑娘願意嫁给自己老儿子的消息，两人真是高兴得心花怒放了。

五月十八日，星期六的黄昏。我看見了这位未过門的媳妇，梳着长长的、粗大的辮子，是一个强健、活潑而又大方的姑娘。她这次来，准备明天和巨才到公社去登記。在柔和的暮色里，她迈进門，就抱起两个孩子，旁边有两个拉着她的衣襟，后面还跟了几个，有的喚她做孀，有的叫她做姨，象一群小麻雀，圍着她唧唧喳喳乱喊。这是一位多么受到佟家老少三輩欢迎的“客人”哪！乱烘烘的說話声，她的銀鈴般响亮的笑声；在柔和暮色里綻开在老少三輩每个人臉上的笑容，使这屋內洋溢着欢愉和幸福。

在这个时候，我忽然想起了佟福义老人的慨叹：要不是解放，哪能有今天这个日子！老三、老四，我的这几个孙子，还不都得和我們老儿輩一样，扛一輩子活，家里換一輩子餓！

闖关东的那一輩人

朱 贊 平

在旧社会死去的母亲，留下一个唯一的小儿子陈焕芳，今天在辽阳紡織厂，当了織准車間副主任。苦难的母亲，也留給儿子一首从前生活的歌：“狗有窩，狼有窩，就是陈家沒有窩。”

每当陈焕芳默念起这首歌的时候，母亲的形象，不由地会出現在他的面前：一副飽經风霜的古銅色的面孔上，鑲着一双激憤的眼睛，一双筋骨突出的手，象是多么样的重担，都能提起来。她高高的个子，寬寬的肩膀，說起話来，堂音响亮，走路登山，都帶小跑。母亲一小受穷，十九岁嫁到陈家来，就住在陈家的一間破泥房里。这间挡不住风雨的泥房，座落在山东省即墨县陈家古鎮村一块荒地上，周圍只有很少几戶人家，显得孤单无靠，就象母亲一样。母亲年輕的时候，不但爱自己的家和孩子，而且也热心帮助邻舍們。日常需要到一里多外的石井和河套去担水，有的孤儿寡母担不动，她就去給人挑来。邻居有病，沒人照看，只要喊她一声，她就一夜一夜地守在病人的旁边。白天到財主家卖零工，洗

衣服、推磨……母亲从来是一干干到半夜。由于日夜熬累，母亲的眼睛，总是紅紅的。

苦难的岁月，使母亲的精力枯竭了。公历一九三四年，母亲已經四十三岁了，两鬓出現了白发。孩子們也感覺到母亲老了，背駝了，天生的高个子，也显得矮小了，走路也不太灵活啦。但是母亲，始終沒有把她两眼看待生活的的光芒，很快地熄灭。仿佛在母亲枯干的身軀里所含蓄的生活的力量，还是相当不小的。

就在这年端午节的夜里，不幸的事件发生了。在陈家大院（地主家）年輕时候扛活、年老时候帮厨的煥芳的父亲，一看过端午节，就想起自己那群瘦骨嶙峋、吃糠咽菜的孩子们，于是将地主分給他的几块油餅揣在怀里，准备捎回家去。不料被赶到厨房吃夜宵的少东家看見了，說他“偷油偷米”，操起通条，迎头盖脑，把煥芳父亲毒打一頓送回家来。唯一能給孩子掙点口粮的父亲，竟带着一身血水死了。

父亲死后，一家六口人生活的重担，全落在母亲的身上了。一群孩子，就象一群鷄雛，等着喂食。家里地无一壠，从哪来粮呢？母亲接过父亲的重担，她从东街轉到西街，上财主家攬活。可财主們都不雇她，說年老不中用了，不如喂条狗，还能看門呢。十九岁的大儿子德芳，見母亲无人雇用，而自己也被陈家大院解雇了，生活更无着落。他听說离村百里以外的黑山密林，有支穷人組成的游击队，跟母亲說，死活非去不可。母亲听到这話，心有些发冷了。她不能不想

到自己的年岁，不能不想到那群幼小的儿女，老大走啦，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啊？可是母亲情愿自己遭罪受难，不愿牵连儿女，就象她常常说过的那句话：“由我一个人滚吧！”母亲就这样，让大儿子德芳夜奔“梁山”了。家里留下了五岁的弟弟焕芳、三岁的妹妹小雨、十一岁的焕芳姐姐，和十八岁的德芳媳妇。

母亲领着一群孩子闺女家，走投无路：攬活无人雇，变卖也无物啊！家里只有几条麻袋片子，算是铺盖。还有一口铁锅，煮一煮那扒来的榆树皮、拣来的地瓜叶、摘来的槐树花……。

母亲无奈，只好领着五岁的焕芳和三岁的小雨，上外讨要。要饭，穷得连个要饭的铁盒都没有啊。还是母亲从人家地头上捡来个葫蘆，用刀削削，做个瓢，拴条绳，让焕芳提着。从前靠两手劳动的倔强的母亲，居然向人家讨要，她的心都碎了。第一天刚刚走出门来，母亲的脸色就变啦，不是苍白，而是满脸充血，仿佛全身的血液，都集中在母亲的面孔上。她把瓢从焕芳手中夺过来，藏在自己那个破碎大袄的前襟里，避着村中老少的眼睛，向外村去讨要。

就这样，有时一走就一百多里路，三、四天回不来家。晚了，乌鸦归巢的时候，就走哪睡哪，草垛、门洞，都是母亲的宿处。夏夜蚊虫打眼，怕孩子睡不好觉，她几乎整宿不睡，为焕芳和小雨赶蚊子，只是下半夜天凉，蚊虫见少了，她才打个盹。秋天冷，母亲怕孩子着凉，临睡前，不管怎样

累，也得为孩子划拉一堆干草，垫在身下。就这样，母亲和孩子一夜里还得被地主家撵几次：“快滚，这門洞是你住的！”“滚！你这穷骨头，别把草垛压塌啦！”每当母亲找到一个新住处，焕芳在那布满寒星的深夜里，有时醒来，就会听到母亲凄凉地念叨着：“狗有窝，狼有窝，就是陈家没有窝。”眼泪也随着流下来。

冬天，大雪封門了。母亲把孩子留在家里，只她一个人披片麻袋，迎风出去，趟雪讨要。有时被风顶得喘不出气来。但是母亲面对这严峻的寒冬，无情的风雪，她并不后退，仍是顽强地前进着，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。虽然母亲也觉得自己年纪大啦，为了怕人说她老了，有时还带有几分年轻时候自负的神情，在坡坡坎坎的地方，硬是快走几步。母亲就这样走呀走呀，一天，到夜里九点模样，还没有回来。孩子们跑到村口望娘，而眼前所望着的，只是雪雾茫茫的高山大岭，那乡村的雪路，只见新雪越积越厚，却不見行人的足迹。快该十点了吧，仍然不見娘回来，孩子们心想：“一步一个险，娘是没个好啦！”正当孩子失去一切希望时，母亲却裹着一身冰雪，趑趄趑趄地回来了，脸上出现了皴裂。孩子们看要来的饭，冻成了冰坨，红一块，紫一块，象猪泔水。就是这样的猪泔水，母亲在路上也没舍得吃，还是给孩子们热热喝啦。

要饭要到第二年秋天，山东正逢雨季，把陈家的房身冲倒了，一铺土炕和成泥。等晴天，母亲领着孩子，用泥巴把

倒了的房身再砌起来。在这个危难的时候，孩子们总觉得有了母亲，就有了希望，就有了倚靠。而母亲倚靠谁呢？她就象海面的浮萍，被凶恶的浪头荡来荡去，没有根底。她昼夜思虑着全家的生活：儿瓢猪泔水，能养活全家的人口么！于是她去给六岁的焕芳找活干，人家说孩子小，只能跟耗子撵平跤，能干啥？又去为儿媳妇找个长年活计，可人家说儿媳妇是山里“土匪”的老婆，没人敢用。母亲跌跌撞撞，连要饭的路也走不下去了。后来人说东北好过活，母亲动心了，决定领着孩子们闯关东。临行之前，母亲想念大儿子德芳，非要找儿子见一面。她带着焕芳，一路要饭，一路问信，走出一百多里，终于在一个山脚下和儿子会面了，告诉德芳全家要下关东的消息。

母亲第二天回来之后，就拾掇破烂东西，准备明早起程。但在山里的德芳，想起年老的母亲要闯关东，真是痛心。在第二天的雨夜里，他突然闯回家，进屋就说：“娘，你生我养我，到老来，还让你老人家背井离乡……”一句话还没有说完，村公所的腿子陈快腿，一步闯了进来，皮笑肉不笑地说：“大侄跑出去一年多，当叔叔的特意赶来看看。”说话间，就听门外响了一枪，随后冲上三、四条大汉，立时把德芳架走了。

几天来，母亲无心闯关东也无心要饭了，昼夜坐在湿地上，两眼直勾勾地望着窗外，有时说一两句什么，孩子们也听不清。母亲似乎在恼恨自己，儿子被抓走，是自己上山的

过錯。然而母亲的灾难，并没有因此消除。在德芳被抓走的第四天早上，村长领着几个持枪的乡丁，向母亲问道：“你儿子跑哪去啦？”母亲气得浑身颤抖起来，生死不惧地冲上前去：“你们打死了孩子的爹，又抓走了我的儿子，弄得一家人活不下去呀！还想逼死我这个孤老婆子？”村长抬手给母亲几个耳光，并大声喝道：“把她带走！”

母亲还是被带走了。六岁的焕芳，赤着脚板，也跟母亲去了，但他只是溜在村公所的墙外偷听。母亲嘶叫的声音，很快地从院内飞出墙外。她被人悬梁吊打，折磨了大半夜。鬼子和村长，怕她死在村公所，就派乡丁把母亲拖回家来。母亲遍体伤痕，躺在土炕上，昏迷不醒。

在母亲病伤的第四天，德芳求人捎个口信，说在那个雨夜里，他从杀人场的刘镇大坝，一直逃到通化林场，只是头部受了刀伤。刚刚苏醒过来的母亲，听到这个意外、真切的喜讯，突然唤起她生活的力量，仿佛看到自己生命的起点，希望的再现！于是她带着满身伤痕爬起来，望望那些饿得打不起精神的孩子，高兴而又无力地说：“焕芳，跟娘要饭去，还得活下去啊。”母亲打着晃，走出门来，身上的伤口震裂了，从里边流出的血，透过了衣裳。焕芳停住脚步，说：“娘，别远走啦，就在本村富人家要点吧！”母亲说：“不，孩子！要饭也得有个地方，不能叫陈家大院累咱穷骨头呀！”为了领着孩子生活，母亲就在这贫瘠的土地上，苦难的道路上挣扎着，经历着风风雨雨，又过了许多年。

一九四一年秋天，在煥芳十二岁的时候，有从撫順煤矿来的鬼子、工头，在刘庭鎮車站招劳工，傳說男女老少都要。几天来，母亲一早一晚，都在通往刘庭鎮的道路上轉繞着，去不去，拿不定主意。因为孩子的命运，全靠她来决定，怎好輕举妄动。当母亲一轉繞到村中来，痴眼望望家乡的山野，走熟的道路，又不由地生起了留恋之意。她連趟火車都沒坐过，如何領孩子闖关东？常言說，“活不起爷們走，娘們在家守炕头。”可是母亲回到家来，望一眼露天的房子，望一眼餓得直叫的孩子，于是又逼她向通往刘庭鎮的道路上轉繞起来。去不去，仍是拿不定主意。終于，在一天早晨母亲突然决定了，向孩子說：“娘領你們闖关东吧，也好有个安身的地方。在这活不下去了。”母亲一决定下来，再不忧愁，好象在她眼前有許多事情要做似的。当天，她忙着把煥芳的姐姐許給外村一戶人家，少了个儿女跟她遭难。煥芳的姐姐，在临出嫁的那天，对母亲說：“娘，你这一走，关里关外，說不定一輩子也見不着面了。”說罢嗚嗚地哭开了。母亲听女儿的話，当然很难过，但还是笑着說：“娘命大，罪沒遭完，死不了。你沒見鬼子給娘动那个刑罰么，娘不也活过来了！”

阴历七月初十，煥芳的姐姐剛被娶走，母亲挾起全家的财产，几条麻袋片，带着煥芳、小雨、儿媳妇，直奔刘庭鎮。走时，村中老老少少，都赶到村口送行。特別是一些老年人，想起母亲的为人，見难相助，为人担水熬葯……全都

洒泪向母亲说：“大妹子！你们祖祖辈辈，都住在古镇村啊！这是你的乡土，你的家啊！没想到，孩子爹的坟留在这里，你一个妇道家，竟领着一群儿女闯关东了，乡亲们为你难过呀！”母亲眼窝里含着热泪，说：“谢谢乡亲老少，不要为咱们孩子大人难过。只要天下没绝路，咱有一天会回来的。”

乡亲们哭，母亲和孩子也哭。就这样，母亲领着孩子来到刘庭镇，在车站旁边的客棧里，在卖身的“劳工合同”上，按了红手印。然后被工头赶进一辆闷罐车里。

到撫順那天，是一个秋凉的中午。外勤把头，把新招的劳工赶到一块空地上，说是等着开饭。母亲带着一副吃惊的神情，望了望四外的电网，望了望那些穿着露花露肉棉袄的黑脸劳工，一直是凝神深思和沉默寡言。这时有个姓王的外勤把头，眼珠滴溜一转，向大伙喊道：“先下洞子挖煤！不干活就吃饭，办不到。”母亲这才被喊声惊醒过来，向把头说道：“咱娘们孩子饿了几天……”把头把手中的牛皮鞭甩甩，说：“你他妈个娘们家，存心到矿上混饭来啦？滚下去，少囉嗦。”母亲严肃而沉默，并且清醒地明白了：这又是一个吃人的古镇。母亲在孩子面前，不能有一点灰心、失望的表示，只是咬咬牙，顺着人流，把孩子带进煤洞。坑道里尽是水，阴森森的，亮着几盏昏黄的灯。母亲和孩子，身上穿的都是破烂单衣，一进洞，就冷得直哆嗦。煥芳和小雨，搬不动那乌黑的大块的原煤，向母亲说：

“娘，还是回古窰吧。”母亲說：“是娘領錯了路，出不去啦。”

她們一直在煤洞里干了半个月。半个月，母亲和煥芳的妹妹、嫂嫂，都是和男劳工住在一鋪大炕上，中間沒个隔掩，嫂嫂、妹妹上火，嘴唇都裂了。母亲更是着急，半夜半夜地坐在孩子身旁，怕出了意外。有个当劳工的乡亲張叔，对母亲說：“大嫂子別急！讓閨女們靠一头睡吧！这年头，沒人笑話。”半个月，有的劳工同情母亲的遭遇：“哎，你怎么把孩子往火坑里領？”母亲只觉得对不起孩子，痛心啊！那十岁的小雨，是娘心尖上的孩子啊，如今却也钻了煤洞子。半个月，矿洞发生两起瓦斯事故，死了五、六百人。母亲見着那些死去的劳工的尸骨，一顆心紧紧收縮着，暗暗流泪。这时母亲所想到的不是拯救自己，而是孩子們需要她給領上一条活路。母亲为了救出孩子，白天钻了一天的煤洞，夜里还拚命地給男劳工們洗衣服、补衣服，以心換心，想求得他們的帮助。突然在一个夜里，有个不知名姓的劳工，把母亲一家人，偷偷带到电网下边新挖出来的一条沟，然后說：“老嫂子，快領孩子逃吧！这里哪是你們女人呆的地方呀！”

母亲領着孩子，爬出地沟，奔上市郊，坐在一处荒坡上。这正是夜靜更深的时分。往哪里去呢？她在思索着。若干年来就是为了寻找这条出路，几乎熬尽了她的心血，黑发变白了。想来想去，向孩子說：“上通化找你哥哥。咱們

死，死在一起，活也活成一家。”

一家人曉行夜宿，來到通化。通化十月就落雪，眼下是秋涼八月，也早見寒霜了。母親見煥芳赤着腳板，滿腳是傷疤，心里難過，輕聲向煥芳說：“孩子，只要找到你哥哥，就好生活啦！聽說通化有糧食啊！”

母親與大兒子德芳相別七、八年了，又不知德芳是死是活，上哪里去找？但母親總是要找。因為母親不同從前了。從前，她只覺得自己勤勤懇懇地勞動，還愁養活不起兒女么；現在呢？年歲越大，越碰着種種的災難，哪能和先前一樣，再跟孩子說硬話呢？如今不管別的，只要找到德芳，也好替自己分分心，照看照看他的弟弟、妹妹。母親轉上山道，鑽進叢林，還不斷催促兒女們。孩子們穿的衣服太破爛了，林中的條條刺刺，時時戳破他們的皮肉，小雨動不動就哭了起來，母親有時還得背她趕路，累得大粒的汗珠，在額頭上凝聚。過了頭嶺、二嶺……都有林場，一連問到五個姓陳的，全不是德芳。這一天，天色漸漸黑了。山里仿佛比白日寂靜，黑郁郁的老林子，也象格外冷漠了。林中老鷹什么的，象飢餓了似的尖叫起來。母親怕夜來趕路出事，只讓孩子喝點清泉水，就拉到山下一個林場的木架底下，用麻袋片擋擋風口，讓孩子們睡去。母親更勞累，但她不敢睡，強睜着兩隻布滿血絲的眼睛，向四處張望，怕山上下來怪物，把孩子吞啦。可好還是個晴朗的夜，星星高照，母親不由思念起古鎮來，淚刷刷地滾了下來。

第二天，太阳刚钻出山背，她们已经走出七、八里山路了。这时遇到一个猎人，才打听到了德芳的地点，是在前边六道沟林场。又足足奔走一天。母亲的两脚早已磨出血泡，而焕芳的脚，已经血染脚背，变成黑紫色了。他不哭也不叫，怕母亲着急。黄昏时分到了六道沟，只见那落日的余晖落在青枝绿叶上，显得一片金灿灿。德芳自从八年前，从杀人场的刘镇大垵逃到这里，夜里梦里想着娘，难过得总是暗暗流泪，怕自己憋在这老山老嶽里，一辈子也见不着娘了。而如今，德芳真是梦想不到，在这老山老嶽里，竟然见到了母亲，不由热泪盈眶地说：“娘！你老人家从关里到关外，跑了这么远路，好苦呀！”母亲望望德芳，没有落泪，似乎有点愠怒地说：“德芳，你身在外，不挂着娘，娘不挑你啊。可你也得想想你媳妇啊！自从嫁到咱陈家来，吃要来的馊酸冷饭，穿的破烂衣裳……”德芳苦苦地说：“娘！儿子到林场，是逃命啊！这地有地主，林有林把头啊！要是挣着钱，早给娘捎家去啦。”母亲这才仔细地打量一下德芳，他象个野人似的，穿个布条条的裤衩，赤身露体，二十几岁的人，象个老头子，脑袋上的伤疤，不长头发了。母亲怔怔地站在那里，把一路上依靠儿子的想法，不由完全抛开了。她觉得自己双肩能挑得起来的，就决不累赘儿子。德芳坐在那里只是大声哭。母亲好象以一种命令的口气，说：“德芳，娘大老远来的，是看你哭？要想法子呀，为娘和你弟弟、妹妹，攥个做活的地方。”

两天后，德芳通过林場的把头，把母亲、妹妹介紹到通化有名的財主李扒皮家当佣人，把煥芳介紹到姓金的財主家放猪，而德芳的媳妇，在母亲的坚持下，留在德芳的身旁，立个家。母亲看儿女們眼下都有个归宿的地方，心情比以前好多了。在李扒皮家干活，精神头也高了，成宿隔夜地碾米磨面、喂猪圈鴨、洗洗涮涮，尽力为儿女們多挣点吃的。

冬天到了。通化冰雪多，平地起雪峰，冷得要命，滴水成冰。母亲一冷，不由想起住在金家牛棚里的煥芳来了，担心孩子冻坏了手脚，她不得不在夜里抽个空閑，頂风趟雪，赶到金家牛棚子，給孩子送上几条麻袋片，压压身子。

母亲和孩子們，终于盼到了阴历年，是地主家給佣人放粮开錢的日子。母亲高兴地張罗着为媳妇买条平紋褲子，为煥芳买双虎头鞋。孩子們也都高兴。但所有这一切美丽的願望，全部落空了。母亲、煥芳和小雨，苦苦干了一秋一冬，两家地主合起来，才給三斗紅高粱，說是对待一个山东沒戶口的逃难戶，这就算祖宗价了。

母亲就不相信，天会有絕人之路！一怒之下，她把三斗紅高粱卖了很少几个錢，帶領全家，在正月初七，就往古城辽阳奔下来了，連走帶坐車，初十大早进了辽阳市街。母亲睜着一双昏花的眼睛，望一眼这白雪皚皚的城市，仰起的头，突然低下去。母亲所看到的，穷的还是穷的，富的还是富的。那要飯的一群一伙，在剛剛开板的商号門前，敲着飯桶，喊叫着：“行行好，冻一宿啦。”

母亲所以赶到辽阳，是听说辽阳有两处工厂用人，但是扑空了，一家也没有贴出招工的告示。长途跋涉的母亲，领着孩子辗转几处，她仿佛感觉到已走上了绝路：但孩子们从她那副憔悴的面孔上和枯干的两眼中，还没有看到她完全失望的神情。母亲不能不瞻前顾后，为孩子设想一条生路。她毅然担起重担，尽量掩饰着自己身体支持不住的软弱的表现，把孩子分成两伙，到大街乞讨。天黑之后，母亲领着孩子，就住在新家族（地名）厕所旁边露天的草堆上。次日晚上，只见两眼深陷、越来越消瘦的母亲，面对风雪的苍天，说了一句：“一步不如一步啊！陈家的日子算没法过啦！”母亲心思重重，在第三天头上，就一病起不来了，她望望孩子，说：“陈家的人，不能一起都死在辽阳呀！娘是吃不下去了，你们还是上外要点吧！”新家族有个孔老大娘，见母亲病得这个样，很是同情。于是她找房区管理员张黄臣求情，把水塔下一间缺窗少门的房子，让母亲住了。上半夜，母亲头一次，把小女儿小雨，紧紧地搂在自己的怀里。亲啊，亲不够。因为母亲从来是奔波着，哪有时间和儿女亲热！而今晚，母亲好象把什么事情都做完了，显得那样的安静，也在尝受一次母女相爱的滋味。下半夜，外边刮起烟雪，呼呼向屋里吹来。孩子们拿起母亲从前给他们遮寒的麻袋片，为母亲把风口掩上。母亲怎么也睡不着，她艰难地睜大两眼，盯着这一群她从关内带到关外的孩子，一个个地没有着落，一阵痛苦刺到她的心尖。特别是她看到孩子们对她那副依恋

的神情，她似乎感到自己的責任重大，應該馬上起身，再領孩子闖一關；可是母親那副年老、枯瘦的身材和病危的面容，已力不從心了。雖然母親的眼窩沒有淚水，但孩子們都感覺到，從母親的胸中，發出了悶悶的哭聲。母親帶着人世間的煩惱、憂慮和對孩子們的依戀，仿佛還沒有品完這世道的疾苦，就閉目死去了。

這位慈祥、善良的母親，這位闖關東的一輩老人，為了陳家兒女掙口飯吃，從平原到高山，從關里到關外，爬山越嶺，餐風宿露，歷盡千辛萬苦，實指望能有一條出路，供養孩子們長大；誰成想，竟在這風雪呼嘯的深夜，被黑暗勢力欺壓、折磨得與孩子們永別了！當德芳想到母親一生的苦難，當煥芳想到母親雪夜里看他，當媳婦想到婆婆對她百般的體貼，當小雨想到母親上半夜對她的親熱，一個個哭不成聲：“娘，你死的好苦啊！”

當夜，在那位孔老大娘的主張下，把妹妹小雨，嫁給劉家做童養媳。小雨走時對德芳哭着說：“哥哥，你忍心叫我走么？”德芳痛苦得已經說不出話來，兩手攏地，天亮七點，也死去了。孔老大娘把煥芳的嫂嫂，也送到劉家暫住。隨後從劉家弄几捆穢結，把母親、德芳鋪蓋起來，埋在遼陽城外。陳家只剩下了一個十三、四歲的煥芳，從此沒有了家。他常常跑到母親的坟頭，哭娘。念叨母親生前念叨的那句話：“狗有窩，狼有窩，就是陳家沒有窩。”

遼陽解放後的一九四九年初，煥芳，這個顛沛流離十多

年的苦孩子，进了辽阳紡織厂，解除了苦难。在解放后的十多年里，煥芳沒有忘記过去的苦，更沒有忘記党的恩情。在工作中他拣重担子挑，人家看二、三十个机台，他就看五十多个机台，从不叫苦。在当工人的时候，工資加奖金，他每月能开一百八十来元，但是煥芳不要，只拿六十几元，一些人觉得奇怪，可煥芳說：“咱娘过去兜里只有过几毛錢，就領咱們闖关东了。今个，咱一个人就拿六十多元，上哪花得了？拿多了，怎么能对得起党啊！”有的人嫌机台老旧，煥芳就接过来干；有的人嫌当組长掙錢少，煥芳就去当，从不計較个人得失。領導看他身体不好，找他談，他說：“咱是跟娘要飯长大的，什么苦沒吃过啊！今天有了党，才有了我，咱不干，能对得起良心么！”煥芳入了党，又当上了市劳动模范。直到今天当上了副主任，煥芳依然穿着一套粗布制服，整天钻在車間里，和工人一道搖紗織布。

煥芳始終牢記过去，看着今天。十多年里，他沒有忘記母亲。每当节日，他被推选到主席台上的时候，眼望那节日的灿烂的焰火，就想起了母亲的苦难形象；每当他穿上新装，乘車到幽靜的疗养区去疗养的时候，就想到了跟母亲的流浪；每当他夜晚躺在那被綠树包圍的住宅里的时候，他就想起母亲在那草垛、門洞里夜守寒凉；每当人們唱起一首新的歌，煥芳就記憶起母亲的歌：“狗有窩，狼有窩，就是陈家沒有窩。”于是他不由充滿了对旧社会的仇恨，也充滿了对新社会的热爱……

家

刘湛秋

一

当赵有库还不满三岁，当他刚刚能朦朦胧胧地辨别这陌生的世界时，在他眼前出现的是一副老是晃动的破挑子。家，在他幼小的心灵里，是一个捉摸不定的东西。他没有晃过屋顶，没有见过窗户，甚至没有见过连破炕席都没有的炕。然而，他却有个家：他的小眼睛里见到的是，苦着脸挑着他和一些破烂家当的父亲。他的母亲常常把没有奶水的奶头塞进他的嘴里。他的哥哥手里拿个破瓦罐，赤着脚跟在那副破挑子旁边。

这就是他的家么？可是在哪儿呢！他的头顶上老是那样有着炎热的太阳的天空，有时那明亮的天空上又换了一层厚厚的黑云，粗大的雨点打在他饥饿的身子上，他的面前老是那走不完的路：忽儿是黄土路上烟尘迷漫，忽而是布满乱石的小山岗，有时他也见到一座座的村庄，听到淙淙的泉水，见到一排排的杨树林，和有亮光的窗户，可是从来也没进去

过。

为什么老是睡在挑子里？他的家为什么老往前走，总也不停下来？

小赵有库哪里明白，这是一九二七年，这年春他的爷饿死了，他的爹在河北保定道北庄，走投无路，只好离开儿辈扛活的家乡，决心领着一家人闯关东，找一条活路。

他们一路行乞，晓行夜宿，三个月后，在一个飘着雪花的夜里，这一副挑子绕上了一座小山，过了山海关。

老是晃动的挑子，老是晃动的挑子，老是雪，老是风；老是饿，老是冷。

第二年五月，他们走到新民县的蛇山子，一家姓郑的地主，用每月一元多钱的低工价雇下他父亲，给侍弄园子；他们在园子里的一间草棚里，安下了家。

父亲挣来的粮食，不够吃两三个月。母亲、哥哥除了帮父亲做活外，还得去讨吃，去挖猪牙菜、白毛蒿来吃。

一晃六年，日子步步艰难。有一天地主对他父亲说：“你大女儿也六岁了，给人作童养媳吧，我给你提个人家，给一石粮。”父亲摇了摇头。地主又说：“给了人家，可以先不领走，等大了再去。”就这样，父亲在饥饿的威胁与地主的逼迫下不得不把女儿卖了。

这一石粮不到第二年春天，就吃没了。不巧，这年端午节以后，下了一场冰雹，把地主园子里的菜都打了。这时狠毒的地主把父亲找去，拉下了脸说：“园子都打光了，我不

能白养活你一家老小。”当天就撵他们家走。父亲要求把工钱算一算，地主一听算工钱，冷笑了一阵：“哪来的工钱，园子没有，还想钱？”

临走前地主要父亲把大妹妹留下来。父亲说：“不是说好了养大了再领吗？”地主说：“哼，你这一走上哪儿找你，那一石粮白给你们吃了？喂猪还能长几斤肉呢！”父亲死活不肯，地主说：“舍不得也行，你吃了一石粮，再算上一年利息，你拿两石粮来吧！”父亲一听就傻了：哪来的两石粮？

第二天早晨，父亲把大妹妹叫到跟前，塞给她一个饽饽，说：“快吃了，爹领你去串门。”八岁的女儿拿起饽饽：“爹，娘还没吃呢！”父亲说：“你吃了吧，你娘等会吃。”女儿又把饽饽掰了一半递给她的二哥、十岁的赵有库，说：“给你，哥哥！”哥哥没接饽饽，却哇的一声哭了出来。眼泪珠早就在眼睛里打转的母亲，也忍不住掉下泪，把女儿搂到怀里。女儿知道有事，直哭着叫爹。父亲一想起二石粮，上去一把拉过女儿，说：“孩子，哭啥，跟爹串门去。”

小赵有库听见，出门很远妹妹还在嚷：“爹，我跟你在一起，跟哥哥在一起，我不去呀！”这当儿母亲已经把挑子收拾好了。走在村口，父亲赶上了他们一家人。

还是在一轮烈日下，还是在黄土路上，这一副破挑子又出现了。挑挑子的人越发苍老了，跟在挑子旁边的女人也越

发憔悴了，不同的是，小赵有庫这一次沒睡在挑子里，而睡在挑子里的依然有一个孩子——他的小妹妹，她也象赵有庫一样，从挑子边沿上認識了这陌生的世界，認識了这一个晃动的家！

二

这一次，一直走到年底，整整半年工夫，才走到法庫。因为求借无門，干活没人雇，老父亲只好領着他們又往回走。走出二十里光景，見到瓜地里有一个窝棚，父亲叹口气把挑子放下，說：“就在这儿安下吧！”

这时候接近除夕了，不远的村子里傳来了爆竹声，有錢的人家正热热闹闹地准备过年。天上沒有月亮，夜，黑沉沉的，小小的瓜棚里伸手不見五指，一家五口人蜷縮着身子，躺在一堆草上。老父亲干咳了两下，叫了声“有財”，大儿子应了一声，老父亲用手摸过来，把儿子从头到脚摸了一下，然后說：“有財呀，你十五岁了，跟爹受了十五年罪，也算把你拉扯大了，現在我做活的地方也沒有，靠你天天討点飯也不行，爹也养活不了你，明天你就自找生路去吧！一家人都拖死在一起，赵家連个后也沒有。听爹話，明天就走吧！”

第二天，父亲把大儿子送上了路，回来后就有點发傻了，嘴里老咕囔：“我想看我女儿。”果然不几天，老父亲一个人踉踉蹌蹌地走了。两个月后，老父亲回来了，臉上青

一块，紫一块，进到窝棚里，半晌没有说话。过了两天才知道，老父亲到新民去，不仅没看见自己的女儿，反而给地主绑起来毒打了一顿，然后又装在麻袋里，差点没扔下河去，亏得穷哥们给求情，才放他回来。

三月天，这瓜棚快倒塌了，一家人便又往前走，几天后，在一个大树沟里见到一个沿山坡开的窑洞，大概是看沟里果树的，这时候空了。一家人就挤在这窑洞里。

这时十二岁的赵有厚对他爹说：“爹，我成天要饭，多咱是头，给我找个人家放羊去吧！”老父亲想了想，自己年老了，不会有人要了，可儿子十来岁，放个羊总还行吧！便领他到村里。没曾想找了两家，地主门都没让进，后来第三家总算见到了，还没讲要时，地主的婆娘出来了，一见赵有厚就尖声地说：“哎呀，这半大小子，要吃死老子，能吃不能干，留不得呀！”就这样，小赵有厚连扛活卖命当奴隶的机会也被剥夺掉了。

一路回来父子俩谁也没说话，父亲闷，儿子更闷。到家后父亲老泪纵横，悲痛地说：“有厚，爹也顾不上你们，一家人绑在一起，都得活活饿死，不是你爹狠心，你领你二妹妹出外讨饭吧，讨到哪算哪，也不用回来了。你们能有个活命就好，不用惦念你爹跟娘。”娘说：“别让孩子再走吧，死活也有个家。”老父亲说：“什么家，哪来的家，走一个活一个，走两个活一双，你当我舍得？这一走怕就再也见不到面了。”说到这里，老父亲竟失声痛哭起来，一手拉着赵有

庫，一手拉着有庫的二妹，死命地搖動：“走吧，走吧，爹對不住你們！”

小趙有庫牽着他妹妹的手，離開了窟洞。白天，兄妹倆在村子里挨門挨戶地討，碰到狼狗的時候，他就護着二妹妹，碰到地主罵的時候，他就領着二妹妹一聲不響地走開；夜晚，有時睡在地主門洞下，有時睡在草垛里，有時候就睡在大月亮地里。夜里，二妹妹常常做着夢哭起來，他就用手拍着她；一月又一月過去了，他們走過法庫，走過彰武，走過阜新，又走過黑山。哪一條路上都有房子，哪一所房子都不是他們的家；哪一條路都是敞開的，哪一條也都不是他們的活路。

快四個月了，天氣也漸漸冷了，二妹妹央求哥哥：“咱們回家吧！”回來一路上要點干的，妹妹不吃，藏起來，說：“留給爹吃！”有一次要了兩個苞米餛飩，趙有庫讓妹妹吃，妹妹不吃，還天真地說：“這個給爹，這個給娘！”

遠遠地剛看見那個破窟洞，妹妹就喊起來了，一直喊到屋里。妹妹看見娘，就把那個餛飩拿出來，說：“娘，這個給你，爹呢？”娘哇地一聲哭了：“你們來晚了幾天，爹餓死啦！”妹妹一手把餛飩扔了，就撲在娘的怀里。一会儿，娘踉踉蹌蹌地領着他倆去后山上，到那兒一看，只有一個空席筒子，爹給狼狗拖走了。娘傷心地說：“你爹死時嘴里老嘮叨，不該讓你們出去討飯。你爹說，‘告訴有庫，大了千萬別要飯，好好扛活，攢點錢，成個家。’你爹死時還伸出

手，叫我……把你老妹妹……拖过去，讓他……摸摸。”娘說着竟泣不成聲了。趙有庫攙着他的娘，一步步走下山來。

這回他們又要走了。他仿佛聽見爹在背後喊：“孩子，長大了好好扛活，攢點錢，成個家！”

三

現在，家的担子落在趙有庫的肩上了。趙有庫象他父親一樣，把他的老妹妹裝在挑子里，一家人離開了窑洞，來到了莊家窩堡。母子倆商議了一陣，把二妹妹給了人家做童養媳，母親也就住到她家；他自己上楊家窩堡給一家地主放羊。

這時候正是十冬臘月，小趙有庫放四十多只羊，整天在雪地里跑，身上的小褂擋不住風霜。吃的是霉高粱，谷子糠，爛菜秧子。睡在挨豬圈的草棚里，夜里冷就抱几把草，全身蜷在草里。他白天放羊，早晚推碾子，挑水，干各種各樣的雜活。他心里盤算，干完這年活，再拿上一石糧，他娘和他妹妹的日子就會好過一些。

可是，一個月後的一天早晨，他妹妹哭哭啼啼地跑來了，一見他就說：“娘死啦！”小趙有庫一听，便跑到上屋，找東家告假。地主听他說完，只哼了一下，“死了就死了唄，還值得大驚小怪的。”趙有庫哭着說：“娘死了，我要回去！”地主說：“我雇你來放羊的，你走了誰放羊？”小趙有庫急了，頂了一句：“我娘死了你還不讓我回去嗎？”

地主見他強嘴，趕上來就踢了他几脚，嘴里說：“快給我放羊去，你沒看什麼時候啦！”

小趙有庫哭哭啼啼去放羊。他把羊趕到北山上，心里實在憋得受不了，跟另一個羊倌說：“你給看一會，我回家去。”當他到家時，左右鄰舍已經把他娘的尸首用秫秸捆上了。在北山上，人們走后，小趙有庫看着由冰雪堆起來的坟堆，他想往上培培土，就借把鎬頭來。土凍得象石頭一樣，一鎬下去，虎口都震裂了，但土塊子却起不來。十四歲的趙有庫哪里有力氣刨？他刨着刨着，眼淚流了一臉，又從臉上淌了一手。現在躺在冰雪里的娘再也不會講話了，再也不會問他冷暖了。往后他可憐的四歲的老妹妹怎麼辦？他沒注意淚珠怎樣在臉上結成了冰，沒注意蒼白的太陽怎樣從他的頭上移過去，也沒注意天怎樣漸漸變暗下來。突然他聽到遠處一聲喊：“羊掉進冰窟窿了！”他放下鎬跑過去，果然他放的一只母羊，因為口渴掉進打魚的冰眼里去了，羊死了。他坐在雪地上。地主二話沒說就給了他兩撇子，惡狠狠地說：“不放羊去埋死人？你娘值錢還是我羊值錢？”地主讓他賠羊，說：“一只羊一年下三只羔，一只羊八斗糧，一共二石四斗糧。”這真是天上的災禍！他說：“我賠，我給你多扛几年活吧！”地主說：“想的倒美，不能用你了，你放一年，我羊還都給淹死了呢！賣人也得賠羊。”

實在沒有別的办法，當晚他偷偷地哭着辭別了當童養媳的二妹妹，連夜就背起老妹妹逃出了村子。

两个孩子就这样在茫茫的大风雪中走着。走出后新丘北，就全是沙坨子了，二三十里见不到人家，要饭也没处要。这时候妹妹得了伤寒病，一步也不能迈。小赵有库只得背着她，自己身上也是又冷又饿，没有力气，背几步就在雪地里坐一会。就这样走了十几天，到了通辽北的时候，他的两脚冻僵了。他躺在雪地上，把老妹妹搂在他怀里，暖着老妹妹的身子。十四岁的赵有库，再也起不来了。老妹妹两眼望着他，哭也哭不出声来。他将自己身上的一件破棉袄脱下来，裹在老妹妹的身上。老妹妹已经不会说话，只是用小手把棉袄往哥哥身上推。哥哥直打颤，就更使劲地用棉袄裹他的老妹妹。荒原上的风雪打着转，扑向他兄妹俩。

想不到，这当儿来了个打柴的老头。见到两个冻僵了的孩子，便将他们抱回家去，救了过来。在打柴的家里养了半个月，打柴的老头流着泪向他说：“你们也算救活了，我也养不起你们。你们南边来的还是回南边去吧，再别往北去了，往北去饿不死也要冻死。”老人指了一条路，又塞给他兄妹俩一些干粮。

就这样，他们在路上又走了半年，来到法库东刘家大沟。在这儿赵有库给一家地主当半拉子。当时讲明：他不要工钱，只供他兄妹吃穿就行。这时，他简直把吃奶力气都使出来了。但是不多久地主就说：“你干活倒行，你妹妹白吃饭我供不起，给人当童养媳吧。”赵有库不干，地主就逼他马上滚，他没奈何，只好把妹妹给了人。这时地主又笼络他：

“好好干吧，干好了，十年八年娶个媳妇，成个家。”他便拼命地干，连布衫也舍不得穿，满心想攒几个钱。家，对他多么有诱惑力啊！

他老妹妹在八里外的白家沟老朱家，他只听说老朱家拿她当大人使唤，从早到晚叫她做活，不是骂就是打。有一回，他梦见妹妹冬天一早起就去提水，井边上都是冰，七岁的妹妹把水桶提上来，一脚就滑下井了……他吓得浑身出冷汗。他算了一下，今年冬天钱攒够了，先把老妹妹要回来。

可是没等他把钱攒够，没等他把钱拿到手，他可怜的七岁的小妹妹就累死了。

当他得到这个消息，他在地里把锄头一扔，就跑到白家沟，但是他什么也没有见到：他妹妹早已埋了。邻居沈大娘数落给他听：“你妹妹那小姑娘真可怜，这么大的水桶一早要提七八桶啊！没有哪天晚上不听到你妹妹哭。快死的时候我去看她，你妹妹只叫哥哥，哥哥！说你好狠心，不该把她给了人家。”沈大娘说得声泪俱下。

赵有库跑到村公所去告状，但村公所早被地主买通好了。

啊，又是六月，又是那毒日头，又是那黄土路！赵有库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村外的黄土路上，他想起十三年前，想起他睡在挑子里离开河北大平原的情景，想起那天空，想起那老是晃动的挑子，……那时候，他们没有家，但是有五口人，现在他还是没有家，但只有他一个人。

家！家！家在哪儿？

赵有库一下倒在黄土路上，使劲地用手掘着土，呜呜地哭了起来……

四

一九五五年初夏的一个早晨，从沈阳开来的一列火车，在市郊新城子车站停了下来。车厢里走出一个三十来岁的人，跟着他下来的有一个妇女，还抱着一个孩子。他们从车站出来，就奔上去新城堡的大路。

这就是赵有库。现在他又走在乡村的黄土路上。他面前的大路是那样宽敞，道旁的田野一汪油绿，风吹着小苗一摇一摆的。他望了望天空，还是那样湛蓝，还是那一轮太阳，但此刻，太阳照在他身上，是多么暖洋洋的啊！解放以后，一切都变了。现在他有个家，有了老婆孩子。他忽然想起刚解放时学的一首歌子，对了，那是：“东方红，太阳升，中国出了个毛泽东……”可惜他唱不好，他真想对着田野唱一唱才痛快！

现在，他的家是越来越好了。他有自己的房屋，房前房后是园田，还有一棵杏树。屋里，墙角堆了不少粮食，炕柜上堆了高高的一迭被褥，桌子上有一台钟，嘀嘀嗒嗒地响着；在炕头墙上还搭了一块木板，上面放了一台六灯收音机。小日子过得好。他的大哥也有了下落，也搬到了新城堡，也有了自己的家；他的二妹妹和妹夫也在这儿落了户。

今年鋤地的时候，有个社員馬馬虎虎，鏟得不干淨，他就說：“这样干活不行啦！”別人指着他的鼻子說：“你是队长还是組长，用着你管了，社是你家的？”他干脆抬起头說：“社就是我的家！”

是的，赵有庫有了他自己的小家，但是他懂得了这小家是怎么来的，他就更爱这公社，这更大的家。五月份，生产队缺錢买硫安，赵有庫把自己的五百七十二斤余粮拿出来，交給队长說：“我这粮借給队里，买硫安吧。”在他的带动下，社員紛紛拿錢拿粮，使队里大田全部追上了硫安。

到这里，“家”的故事就要結束了。难道这只是家的故事？从这一家的悲喜中分明照出了两个社会。讓我們永远記住这些吧，而且能和赵有庫一样，从这个家中看到更深更远的东西，看到我們的辽闊的田野，我們的人民公社，我們整个的社会主义的国家！

年

張達明 胡景芳

歡樂的春節，在乒乒兵兵的鞭炮聲中來到了朝陽縣東升人民公社文杖子村。

雪停了，風住了，落日的金輝映着白雪，雪地上，一群穿戴節日新衣的孩子正在追逐着，哥哥廷虎緊緊攥着鄰居小朋友送給他的一把小鞭，好象是得到了什麼寶貝似的看着，他的妹妹小閣，冷不防地竄過來，一把抓住哥哥的胳膊，打着嚙咕喊着：“給我，都給我！”哥哥用力一掙，急忙把小鞭揣進懷里說：“你不好叫媽媽給你買，人家好容易……”小閣撅着嘴說：“媽媽不給買。給我，給我。”哥哥假裝正經地走上前，“給你，給你！”一把推倒了妹妹，撒腿就跑。小閣坐在雪地上，不顧新新的小花褲上沾滿了雪水和泥土，哭喊着：“媽——給我買——。”

小閣的媽媽王玉芬，今年三十三歲。她正忙着年飯，從鍋里揀出一層層焦黃的豆包，又把雪白的饅頭裝在鍋里，廚房里的熱氣沖出房門，把一串紅紅綠綠的掛錢鼓得嘩嘩響。她望望嶄新的四間平房，門上斗大的福字，和從生產隊分

回的大囤粮食，回头又看了看炕上的老四——白胖小子，心里甜丝丝的。

有道是苦尽甜来不忘苦，每逢佳节倍思亲。不知怎么，旧社会的悲惨景象一齐浮现出来。

小阁兄妹俩争吵着跑进屋来的时候，看妈掉泪，一时还摸不着个头脑，小阁跑过来紧抱住妈妈的大腿：“妈！你怎的啦？”玉芬忍着泪水看看依在自己怀里的女儿，女儿又问道：“妈妈，到底是咋回事呀！”

玉芬搬过小阁的头，姑娘那天真幸福的眼神，使她回忆起自己幼年的苦难，热泪不觉又淌下来，一时沉浸在那悲惨的回忆中了。

.....

那是二十五年前，内蒙宁城县的五家子。同样是山沟里的春节年关，有钱人家杀猪宰羊，淘米磨面，热热闹闹地张办着过年，地主家的少爷穿起长袍短褂，掩着耳朵放着纸炮花。可是，八岁的玉芬家里，却是锅无米，灶无柴。她和妈妈、哥哥、妹妹娘四个守着病重的爹爹叹气。小妹妹拉着妈妈的破衣襟：“妈！我饿……”爸爸从昏迷中醒来，听见孩子哀声地呼叫，睁开无神的眼睛对妈妈说：“孩子妈！我对不起你们娘几个……”妈妈想劝慰男人几句，小妹妹在身旁，拉着妈妈不放。妈妈又急又气，举起巴掌想吓唬吓唬孩子，谁想孩子哇的一声大哭起来。妈妈一阵心酸，举起的手缓缓落下，抱着玉芬和妹妹的头，抽抽噎噎地说：“苦命的孩子！”

也止不住哭起来。

玉芬很少看見媽媽哭过。秋天爹爹累出病，从地主家抬回来，臉色焦黄，把玉芬兄妹都吓哭了，可媽媽沒流泪，咬着嘴唇对爸爸說：“你好好养病，天塌下来我也頂着，拉巴孩子过！”冬天，媽媽的手冻成瘡，濃血直流，她也沒流泪。玉芬也效仿着媽媽，有泪往肚里咽，輕易不哭了。可今天，媽媽为什么哭得这么厉害呀！她去問媽媽，媽媽抬眼望望玉芬，又是一陣心酸，熱泪又滾出来……

是啊！媽媽这滿肚子的心事，怎么能对亲姑娘講呢？……

爸爸給地主当了一輩子牛馬，沒掙下一間房、一壠地，落下的是一身痲病一身債。媽媽在过小年那天，跑到地主老烏家，想借两个錢，一則給男人治病，二則买点糖菜哄孩子过年。誰曾想狠心的地主翻臉討起了旧債，揚言不还債，就要玉芬去給小姐当丫环。媽媽一听，头象被棍子敲了一下，差点暈倒，本想不答应，又一想地主什么坏事都会干出来，便一狠心答应下来……

老烏家离家二十里，往常用不上半天就能走一个来回，可那天，她足足走了一天，到家的時候，孩子正扒着門口望她哩！……

媽媽哭了一陣，拉过玉芬，攏攏她那蓬乱的头发說：“玉芬，媽媽对不起你。”玉芬搖着头說：“媽，你說的什么呀？媽，你說呀！”媽媽的嘴唇顫动着，一句話也說不出。最后，从嗓眼里挤出几句话：“媽媽沒借来粮，今天餓

着肚子睡覺吧！”

玉芬哄睡了妹妹，媽媽不睡，玉芬也不睡，坐在媽媽跟前，陪她流眼淚。

外面黑洞洞，半夜下起了鵝毛大雪。北風卷着雪花吹打着破窗，妹妹凍得直哭，媽媽脫下仅有的棉襖，堵上窗口。發燒的爸爸又呻吟起來，媽媽看看抖成一團的玉芬，冲着茫茫的大雪，拍打着土炕，說：“老天爺呀，你也有絕人之路啊！”

鷄叫了，天漸漸亮起來，突然村頭上，傳來一陣催債的叫罵聲，媽媽象中了瘋一樣，跳出屋，又跑回來，對玉芬說：“孩子快洗洗臉！”隨手拿過掉齒的梳子，給玉芬攏攏頭，拉起來就走！玉芬問媽媽往哪走？媽媽小聲說：“要賬的來了，快走！”就這樣娘兒倆走出門來。

雪下的半尺深，媽媽一步一跌，徑直向西走去！走啊，走啊！媽媽走一陣，抱着玉芬哭一陣，哭一陣，走一陣……眼看要到烏家了，媽媽拉住玉芬，問：“你疼你爸爸不？”

“疼！”玉芬不知媽媽為什麼提起這些話。

“你想救你爸爸不？”媽媽問。

玉芬再也憋不住了，哇的一聲哭起來，說：“媽，你說吧！叫我死，我也干！”媽媽擦擦淚，說：“不是當媽的心狠，是這世道沒窮人的活路啊！你到烏家伺候小姐去吧！好歹是一條活路！”玉芬聽說這話，一下抱住媽媽的大腿，狠狠抓住不放，說：“媽，我舍不得你，舍不得小妹妹，

还……”媽媽說：“孩子，媽更舍不得你呀！”母女在白皚皚的雪地上嚎啕大哭起来……

旧社会，穷人的泪水比雪水多，可再多的泪水也暖不开这鋪天盖地的大雪啊！从此八岁的玉芬离开亲爱的媽媽，陷进了监牢一般的地主家的牢籠！地主只給一只羊羔的价錢——一斗半小米，二斗高粱，把媽媽撵出了大門……

地主的女儿叫烏彩凤，外表长得丑，心眼子坏得出弯。她嫉妒玉芬的名字，說：“臭丫环，怎么叫这么好的名字！”于是，給玉芬改名叫“秋烏”。从此，玉芬就过起了猪羊不如的生活。晚上，彩凤不躺下，她不敢去睡；早晨彩凤一睁眼，她就得捧着熬好的奶站在床头，奶热了是一頓打，奶凉了又是一頓打……天天受的是毒打辱罵，可是再沒見到亲爱的爸爸媽媽。到烏家二年头上，玉芬的爸爸死了，听說爸爸死的时候，几次招呼玉芬的名字，罵玉芬忘了家。病重的爸爸哪里知道玉芬的苦楚啊！玉芬几次哀求，地主怕她回家带来不吉利，不但不給假，連孝也不許戴。玉芬不敢当人面流泪，只有在梦里才能痛痛快快地哭一場。有一次，她在梦里哭醒了烏彩凤，烏彩凤拎着鞭子赶来，披头盖脑地打了一頓，玉芬气急了，一头碰去：“你打，打死我吧！”阴狠的烏彩凤突然停下鞭子，冷笑着說：“便宜你了，打死你誰賠我家的小米、高粱！”把鞭子一摔，气昂昂地走了。

玉芬在烏家整整四年，就在她十二岁的时候，烏彩凤出嫁了，玉芬象一个嫁妆盒一样被烏彩凤从内蒙带到朝阳县羊

山村地主宝相廷家。

玉芬要去跟离开四年的媽媽見一面，地主說她想逃跑，又狠狠打了她一頓……

媽媽听說閨女要离开故土，揉着将要哭瞎的眼睛，汗一把泪一把連夜赶做了一双新鞋，跑来看望閨女。一到烏家大門口，就被推了出去。媽媽抱着那双新鞋，望着大門上的虎头銅环，哀求啼哭，可是地主比老虎还恶毒：“我家办喜事，你来摔丧盆，真該杀！”連推带搯把媽媽赶出村外。

玉芬来到宝家，这个十二岁的小姑娘，担起了宝相廷全家的家务劳动和田間劳动，早起做飯够不着鍋台，脚下垫个小板凳，飢困劳累，常常困睡在灶坑前……

秋末，天气冷起来，小河已經結了冰碴，穿着单衣的玉芬被撵到地里去拣棉花。霜后花，被风刮得东一朵西一朵，蹲了一整天，也拣不出一片。晚上，地主拎着鞭子走来，說：“今天一宿，要拣不完这片棉花，就别回家！”玉芬連晚飯也沒得吃，一边哭，一边拣，一个通宵算是把棉花拣完了。她吃力地背着大棉花包走回地主家，宝相廷还說她貪睡偷懶，又抽她一頓皮鞭……

玉芬，坚强的小玉芬，象媽媽一样，多少鞭打，她挺过去了；多少飢餓，她挨过去了。可今天，思前想后，再沒活路了，她偷偷跑到河边，跪在地上，哭着媽媽。泪水流干了，嗓子哭哑了，可眼前一个亲人也不見，只有冷清清的河水，滾滾向东流去。玉芬心里一顫，我随着水流去，也許能

見到親娘，她大喊一句：“媽媽你等着我！”脫下鞋子，向水中跳去。突然，她的衣襟被人拉住了，回頭一看，原來是好心的教大娘，玉芬一頭扎在大娘懷里，喊一聲：“大娘——你救救我吧！”教大娘撫摩着玉芬那油黑的頭髮，告訴玉芬：“听大娘的話，不要尋短見，抽空子逃回寧城，找媽去。”

玉芬听到逃跑两个字，心里亮堂了，可又一想，到内蒙足有四、五百里，坐火車沒錢，起早走又找不到路，怎么办？怎么办哪？大娘見她为难，說：“玉芬，你死，就能报仇嗎？……”是啊！死总不是好办法，她沉思一会儿，咬咬嘴唇說：“大娘，我听你的話！”

难挨的苦日子，一直熬到一九四六年，她已經十六岁了，老八路来到了这个穷山沟，領導群众实行减租减息。

地主怕玉芬和老八路接触，不許她迈出大門一步，还造謠說：“八路軍抓大姑娘換大炮去，你出去就不用想好。”有一次，教大娘偷偷地告訴她：“八路軍是穷人的队伍，孩子，你出头的日子到了！”玉芬相信大娘的話，她想去找八路軍，訴訴自己的苦处，可是出不去大門。

有一天，地主兴高彩烈地对玉芬說：“你去找吧，八路軍跑了。哼！”玉芬以为他又来誑自己，后来一打听，八路軍真的走了，她心上象澆了一桶凉水一样，一綫报仇的願望又烟消云散了。她向教大娘打听了八路軍的去处，决心去找八路軍，就是死，也朝着有太阳的地方走，离开这座监牢。

她悄悄地拾掇一下自己仅有的一点东西，捆成小包。没想到消息被烏彩凤两口子知道了。烏彩凤手举着皮鞭吆喝着赶来：“小婊子，我叫你跑！”披头就是一鞭子，打得玉芬晃了几晃，向后院逃去，烏彩凤一步一鞭子从后院打到前院，打累了，跑到屋里去喝水，玉芬趁空一头钻进了木头垛底下的空洞。烏彩凤回来，找了一阵子没找到，叫骂着说：“等黑夜，我扒你的皮！”

在黑洞洞的木垛里，不知过了多少时候，四周静下来，只有夜风送来声声悲凉的蛙鸣。玉芬从木垛里慢慢探出头来，四外看看，没有人影，只见满天眨眼的星星，墙外老树的长枝，摇摇曳曳地伸进来，象是对玉芬说：“姑娘，你快逃命吧！”玉芬使上全身的气力，攥住高墙的石缝，去攀老树的枝条。刚爬上一步，全身的脓疮象针扎火燎一样，疼得她失去知觉，摔了下来。

半夜，她苏醒过来，感到一阵饥饿，她爬进园子，摘了几根黄瓜，吃了个水饱。看看天已快亮，只好爬回木垛，等待逃跑的时机。这些日子里她靠黄瓜、猪食维持着微弱的生命，几次试探攀墙逃走，每次都被摔得发昏，当她在木垛里看到第十三次星星出来的时候，就被折磨得人事不省了。

有一天，老贫农宝方雅从木垛旁路过，只见一群群绿头苍蝇从木垛里飞出飞进，他觉得有些蹊跷，搬开木垛，才发现了这个受罪的姑娘，这已经是玉芬晕死的第三天，全身的鞭伤已经生蛆了。

地主聞信趕來，見玉芬已經死去，還想鞭尸問罪。村里的窮人，一再求情：“孩子還有一口氣，留條活命吧！”地主見她再不能給他賣命，才一口答應下來。

“天下窮人是一家”，窮鄰居討來偏方草藥給玉芬治傷。沒幾天，玉芬能走路了。

地主見玉芬養好了傷，就假惺惺地对玉芬說：“咳，都怪我脾氣暴，對你不好。這回給你找個干娘，你去吧！也許比在我家好。過去的事，一筆勾銷。”玉芬沒看破地主的詭計，還以為地主真的改惡向善，便高興地隨着地主來到文杖子劉景賢家。到這兒，玉芬才知道地主把她賣了。

地主真是不殺窮人不富啊！

劉景賢和玉芬一樣是棵苦根苗，打了半輩子光棍到今天才在窮哥們周濟幫助之下，娶來了玉芬。玉芬曾經想過逃跑和自殺，可是看到婆婆的慈祥體貼、男人的樸實勤勞，深受感動。天下窮人愛窮人，她深深地愛上了這個窮苦的家庭，和劉景賢一起挑起了還債的担子，起五更，爬半夜地干，仍然過着半飢半飽的日子。

窮苦的人哪，什麼時候才能拔掉窮根，過上人的生活啊！

這一天，終於來到了。玉芬過門不到一年，八路軍又來到了羊山區文杖子，斗倒了地主，為她全家報了仇；分到了土地，挖掉了窮根，玉芬有生以來穿上了不漏肉的衣服。緊跟着合作化，公社化，玉芬全家得到了徹底翻身，最近在生

产队的帮助下，又盖起了迎风压带满装绣的四间海青平房，她一家六口过上了幸福生活。玉芬常常对孩子们说：“上秋把你姥姥接来，让她看看她这个苦命的闺女，如今的日子是多么甜啊！”

.....

玉芬讲完了自己的身世，孩子们早已热泪盈眶了。兄妹俩齐声说：“妈妈，往后听你的话！”

这时，刘景贤从外屋进来，说：“好了！好了！馒头都蒸落锅了，吃饭吧！”

屋里亮起了福字红灯，屋外飘起了纷纷的瑞雪，在一阵鞭炮声中，一家人围桌团坐，开始度过这幸福的除夕……

兵

胡 清 和

一九四八年的正月，貴州山区已經換上了春裝。然而，貴州人民的頭頂上，還是重重地壓着一層烏雲。無論是城鎮，還是集市；無論是村舍，還是田野，都呈現出一片人心惶惶的景象。尤其是青壯年，男子漢，白天不敢在路上走，夜間不敢在家里歇。日走深山，夜歇老林，東竄西躲，躲避抓丁。

—

這天正是正月初五，金沙縣茶園鄉有一個青年，里穿一件由無數塊破布綴連起來的“百家衣”，外穿一件補了又補的舊布衫。頭上包着白帕，腳上穿着草鞋。高高兴兴地到未婚妻家去探親。

這個大胆的青年，名叫雷亮華。

誰知當他到了岳父家不久，一群保丁就象餓狼一樣撲上來，要抓他去當兵。

雷亮華是喝苦水長大的。漫長的苦難生活，已經把他磨

炼得有一种不屈的性格。他立即揪住了保丁，就撕打起来。

保丁平日都是游手好闲，吃喝玩乐惯了的，哪抵得住雷亮华拚死力敌。打了一阵，雷亮华就瞅了个空隙，闖出門外。哪知道，保队副王天齐在門外举起了枪，朝雷亮华压顶劈下来。雷亮华急忙用手一挡，震得他手臂一阵剧痛。他忍住痛，踢起一脚，把王天齐的步枪踢到一边。可是，班长李正道又从右边举起了枪托，横扫过来。雷亮华看情况不好，急忙后退，顺手抓起屋角的一盘小石磨，举起来就要朝李正道砸去。就在这时，另一个保丁又拖住了他的右脚，“扑通”一下，他摔倒在地了。保丁们立刻拥上前，如狼似虎地把雷亮华五花大绑捆了起来，边推边打押到乡公所，推进了一间屋子里。

雷亮华抬起头，打量一眼这间屋子，屋子不大，又潮湿，又阴暗。左边坐着七个男人，他们都以悲愤而又同情的眼光看着他。右边还坐着五个女人，她们都是眼泪汪汪地望着他。

雷亮华感到奇怪，怎么还抓妇女呀！他站起来，走到那七个男人的身旁坐下，向他们点了一下头，又惊奇地望着那五个女人。

这时，他身旁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，愤愤地说：“没有啥奇怪的！他们抓不到男的当兵，就抓女的来抵押，男的再不来，女的就不放！”

他刚说完，那五个家里还有吃奶娃儿的女人就“哇”一

声哭起来了。

第二天，乡丁们用一条很长的手指粗的麻绳，打一个结，套在雷亮华的脖子上。然后，将绳子从肩膀上穿出袖口，反绑住双手。这样，又将绳子套住第二个壮丁的脖子，一个连一个，赶到县政府去。

这一串被绑连起来的长长的行列，说是牵牲畜，他们明明是人！说是人，他们又明明被绳索串连在一起！

到了国民党的县政府，雷亮华被强迫剃了衣服，剃成光头，说是“改头换面，为国效劳”。

师管区来押这批壮丁到贵阳去，当官的就趁机利用这些运输力，强迫每人背三、四百个当地名产的皮蛋（松花蛋），大搞走私活动。

从金沙县到贵阳，是三百六十多里地。壮丁们背上沉重的背包，再驮上三、四百个皮蛋（皮蛋是裹着一层泥的），每个人负重都有六、七十斤。而那些年老的和年少的所谓“壮丁”，怎么能驮得起？可是，你驮不动也得驮。不然，当官的就会拳打脚踢，还不许你倒在地下，因为，他们怕摔碎了皮蛋！

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，队伍一步一步地向前移动。渐渐地，人人都发现了队伍后边有一个年青的苗族女人。她头包白麻布帕，身穿蓝麻布衣裙，怀里抱住娃儿，脚上穿着草鞋。队伍走，她也走；队伍歇，她也歇。她总是那么泪汪汪地跟着队伍，走呀，哭啊！哭呀，走啊！

当官的发现了这个女人，立即查问。原来她是一个姓古的苗族壮丁的妻子。这时，一个军官举起了鞭子，要赶她到队伍后边去。那姓古的青年，急忙跑出行列，拉住那军官求情。那军官一把摔倒了青年，直奔到后边。

“他妈的，不准跟着走！不准跟着走！”

那个可怜的苗族妇女，赶紧搂住怀里的娃儿，在毫无遮掩的路上飞跑，那个凶恶的军官，在后面就象一只恶狼一样地追赶！

当那个军官碰上她的时候，鞭子就没头没脑抽打下去。直打得那苗族妇女趴在地上，左躲右闪，用全身掩护着怀里的娃儿。

第二天，队伍又向前移动，那个苗族妇女不知在什么时候又出现了。她还是头包白麻布帕，身穿蓝麻布衣裙，怀里抱住娃儿，脚上穿着草鞋，跟在队伍后边，走呀，哭啊！哭呀，走啊！

当官的又暴跳如雷了。

“他妈的，你是孟姜女，要哭倒长城吗！”

他们谩骂着、辱打着，又把那可怜的苗族妇女赶跑了！

可是，第三天、第四天……当官的谩骂也罢，辱打也罢，那个年青的苗族妇女，还是跟着自己的丈夫走，走，走！从她丈夫被抓的那一天起，她从贵州省金沙县二登崖乡开始，一路要饭一路走，一直跟着丈夫走到四川省綦江县，一共走了一千三百四十多里地！

雷亮华和被抓来的壮丁們，天天看見那个跟在队伍后边，怀里抱着娃儿眼泪汪汪的苗族妇女，想起了自己家中的妻儿老小，真是哪一个不心酸！哪一个不落泪！

二

雷亮华和壮丁們被押到貴阳以后，就被赶去听国民党貴州省主席楊森的“訓話”。

楊森“訓話”了：“你們是中国的好儿女，应当为国效劳。干它三年五載，就可以象我一样，当上一个官儿。至于婆娘們嘛，不稀奇，将来还可以找洋学生，又漂亮，又时髦。你們应当好好打仗，消灭共匪，保卫土地。……”

雷亮华听到这儿，气得在心里狠狠地罵了一句：“龟儿，我也沒有土地，保卫啥子土地！”

第二天，壮丁們就开始受訓練。每天除了立正、稍息、跑步以外，还要学唱什么“三民主义，吾党哆嗦”的歌。

一天，全中队集合学歌子。雷亮华不識字，学不会那些“吾党哆嗦”，哼哼的声音也就小了一点。中队副走到雷亮华的面前，举手就是一拳，打在他的胸口上。雷亮华受到这意外的打击，不免向后一退。哪知第二拳又打了上来，雷亮华沒有站稳脚跟，只得又向后退一步。接着，第三拳更加沉重地打了过来。

这时，站在雷亮华旁边的一个士兵，忍不住告訴他說：“你动啥子，挺住嘛！”

中队副一听，轉过手来就給这个士兵两个耳光，打得他鼻孔流血，还罵他：“媽的，誰叫你告訴他的！”

雷亮华望着身边的伙伴，心里非常难过。但是，看着面前的凶神，心里又升起一股怒火。

教牛耕田，还需要吆喝两声才打。穷人呀，在国民党军队里，还不如一条牲口！

雷亮华挨打受罵，并不只是这一次，因为吃不飽飯，他說了一句“沒有吃飽”，就被值星班长打得臉紅腮肿，鼻孔流血，还要罰跪在煤渣上，說“吃飽了”！因为跳不过木馬，翻不上单杠，也遭到毒打。当时，他身上又生了疥瘡，血呀，膿啊，就順着大腿往下淌！操練时，一时沒有走好步子，被罰跪在碎碗碴上，两手举起，两眼平視，头頂一块磚，上放一碗水。……有誰能說完一个士兵在国民党反动派军队中所受的折磨呢，真是三天三夜也說不清啊。

士兵們有冤无处訴，有苦无处說。唯一的出路，只有跑。

不久，他們要补充到“中央”軍里去了。队伍又一天一天地向四川省綦江县移动。逃跑的人也就越来越多了。

一天，队伍过了遵义。忽然，傳下来一道命令，队伍停止前进！

雷亮华和士兵們面面相覷（qù音去）。每一个人都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：发生了什么事情？

这时，只听那哨音一陣紧一陣，口令一个跟一个。当官

的气势汹汹，把士兵們攆到一起，摆布成一个講話的队形。

一会儿，大队长开始“訓話”了。他說，有一个士兵，不为国效劳，做了逃兵。現在，要以軍法处置，活埋！

活埋！雷亮华和士兵們听了，心里一悸！

这时，一群卫兵已經把那个士兵推到队伍的前面了。

雷亮华一看，惊呆了！这是他的一个同乡，名字叫張登路。他不仅只是一个十五岁的孩子，而且，还是父母的一个独生子呀！

可恰这个十五岁的孩子，已經吓得臉色惨白，两眼发直。

大队长向大家訓完話。有一个士兵对另一个士兵說：“你們金沙县的人，講講情嘛！”

这时，那个士兵便喊了一句：“金沙县的弟兄們，出来吧！”

雷亮华和金沙县的四百多名士兵，都走出了行列，一齐跪在大队长的面前求情。

可是，那个披着人皮的大队长，从鼻孔里哼了一声，說：“不准講情。中國有的是人，埋了也只等于埋一只鷄。”

那个孩子一听，知道自己再也不能活命了，便哇的一声，哭了起来。他一边哭着，一边轉过身来对四百多个同乡說：“大哥哥們，你們若回家，就告訴我的爹媽……”

大队长沒有讓他說完，就叫了一声：“帶下去！”

一群卫兵立即拥上前，将那个孩子从上到下，用繩子綁起来。然后，他們象抬一根树桩，抬着他走到公路旁边，将

他直挺挺地立在已經挖好了的泥坑里。接着，十几把铁锹就揚起了泥土。

当泥土沒他腹部的时候，他的呼吸开始感到窒息，直喘粗气。当泥土沒他胸部的时候，他的鼻孔流血，眼珠凸出。当泥土……誰也不忍再看一眼那个孩子临死前的痛苦变形的面容了。

大队长喊了一声，“住手。”他指着那个只有头部露在泥土外的孩子說：“你們大家看見了沒有？誰若开小差，就是这样！”

他說着，就命令队伍順序走过那个孩子的身旁，要每一个士兵都扭头看一眼。不准流泪，不准議論。

上兵們听到这种专橫殘暴的命令，都气愤填膺，一个个望着那个头部露在泥土外的小兄弟，只有将眼泪和仇恨往肚子里吞！

在这样的人間地獄里，他們不知道自己的前途，自己的命运，又将是如何的結局！

三

到了四川省綦江县，雷亮华被編在“中央”軍五十七师，預备四旅二十二团，一营二連三排七班。营房是一幢很寬大的通間。上下两层的木板床，雷亮华睡在下层，旁边是同乡張貴周。

第二天深夜，雷亮华被人推醒了。他睜眼一看，排副兼

班长侯連富，正气势汹汹站在他的面前。

“張貴周哪里去了？”

雷亮华急忙回头一看，張貴周果然不在了！他不由得大吃一惊。

“不，不知道。”

他的話音还没有落，侯連富伸手就是一連串的耳光，嘴里还罵着：“他媽的，你还說不知道，你还說不知道！”

雷亮华被打得眼睛直冒火花。他一边往肚子里吞血水，一边咬着牙說：“我不知道，真不知道。”

大概，侯連富是打累了。他命令其他士兵把雷亮华綁在床架上。并且，不准他低头，不准他合眼。否則，就打！

可伶的雷亮华，挺着脖子，瞪着两眼，痴痴呆呆。他想不通：为什么“为国报效”的当兵的要受这样的苦？为什么当官的都这样的狠？

天亮的时候，侯連富把全排的士兵帶到河滩上，又推出雷亮华，要他招認張貴周是怎么逃跑的，还有哪些同謀的人。

雷亮华无供可招。他望着一个个同受苦难的士兵，他們不是与他同乡，就是与他同难。他怎么能嫁禍于人啊！他所能招認的，只有一句老老实实的話：“不知道！”

侯連富一听，立刻扑上来，拳打脚踢，恨不得一下子把他撕成碎片片。

打了一陣以后，又命令四个士兵把雷亮华按倒在地上，

压住他的头和脚，用扁担轮番打。可是，雷亮华望着弟兄们，弟兄们也望着他。他们都打不下手呀！

侯连富看士兵不打，就站在身后，踢他们的腿，逼着他们打！

一阵阵的打，一声声的惨叫。最后，雷亮华被打得嚎不成声，哭不出泪。

扁担，打断了，扔在一边；裤子，打破了，张着大口；肌肉，打肿了，裂开了皮；鲜血，淌了一地！雷亮华醒过来，晕过去，已经奄奄一息。

侯连富并没有就此罢休，他又命令士兵们在河滩上挖了一个深坑，要活埋雷亮华。

正在这个时候，连部的传令兵跑来向侯连富低声说了几句话。侯连富就狠狠地对士兵们说：“把他拖回去，就这么让他死，还便宜了他！”

当天夜晚，雷亮华仍然是昏昏迷迷，奄奄一息。不知在什么时候，他似乎听见耳边有人说了一句：“你千万莫声张啊！”接着，他又什么也不知道了。

不知道过了几天几夜，雷亮华苏醒过来的时候，他才发觉自己是躺在一个山洞里。身旁有一个姓王的副班长，另外，还有两个与他同时入伍的士兵，一个姓杨，一个姓李。

原来，那天早晨，姓王的副班长看见连部传令兵与侯连富说了几句话，侯连富就把队伍带回了营房。他估计一定是要改日期集合了全连的人再活埋。这位副班长是一个老兵，

听得多，見得广。他清楚，在国民党軍隊里干下去，是死胡同一条。他便与姓楊的和姓李的两个士兵商議逃跑，并且背着雷亮华一同逃。能逃出去，也是救了一条人命呀！

黑夜里，他們逃出了营房，拚命地跑，拚命地跑！终于爬上了大山，躲在山洞里。后来，遇到了一個老大娘。这个慈善的老大娘，同情他們，怜悯他們，每天都給他們送点吃的东西来。

現在，他們看雷亮华已經苏醒过来。四个同患难，共生死的弟兄，再也憋不住一肚子的苦水了。四个人抱起头来大哭一場！

最后，还是姓王的副班长对雷亮华說：“我們也不能久蹲在这里，大家还是分手，各奔家乡。你先在这里养伤，以后再轉道回家吧。”

雷亮华躺在地上点点头，四个人依依不舍地分別了。

雷亮华在山洞里养伤，那位老大娘就天天来給他送飯，还挖草葯給他治伤。雷亮华看那位老大娘，有六十多岁，穿一身破衣裳，包白头帕。一副善良慈祥的面孔，就象他的母亲一样。

雷亮华的伤稍好了一点，就要到老大娘家里去拜謝一番。但是，老大娘阻止了。她說：“娃儿，謝啥呀，到村里去危險啊，你还是快逃命吧！”

沒有办法，雷亮华只得拜辭了老大娘，翻山越岭向家乡走去。

可是，国民党是那样急需壮丁来替他充当炮灰，替他维系那摇摇欲坠的小王朝。贵州家乡那片人心惶惶的乌云，也弥漫在四川人民的头上。到处在抓丁，躲开了虎，又遇上了狼，雷亮华在半途又一次被抓去当兵，他设法跑了，在成都，又第三次被抓丁。幸亏人民解放军已经逼近成都，雷亮华被抓去的第三天，那个国民党的军队就宣告起义了。

雷亮华，这个喝尽苦水的青年人，被国民党军队抓去三次，逃出了两次。他所受到的种种欺辱和迫害，现在回想起来令人心惊肉跳！

如果不是中国共产党与人民解放军救了他，那么，雷亮华就永远也逃脱不了国民党军队的魔掌！他的苦难日子，永远不能出头！他的血海深仇，永远不能伸张！

四

解放了，他随着起义的国民党军队参加了人民解放军。他一时还不能领会“解放”这个词的深刻意义。同样，他一时也不能理解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有什么本质的不同。

他眼看着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，只是感到惊奇，觉得新鲜！

傍晚，解放军部队开饭了。这也是雷亮华第一次吃革命队伍的饭。他盛了满满堆尖的一碗大米饭，很快地就把它扒到肚子里。

这碗饭，实在是香极了！过去在国民党军队连糠皮石子

糙米飯，他也从来没有吃飽过。他永远也不能忘記那次說了一句“沒有吃飽”，就挨打受罵跪煤渣的痛苦經歷。

雷亮華手端着飯碗，眼盯住飯桶。迅速地吃了一碗，又一碗。

这时，旁边的一個老战士对他說：“別着急，慢慢吃，不够再煮。”

雷亮華一听，心里想：你大概是不滿意我吃多了。不然，就是故意騙我慢点吃。不管怎样，我吃一碗是一碗。

雷亮華一連吃了几大碗，直到肚子脹得鼓鼓的，不得不放下碗筷为止。可是，誰也沒有責怪他一句。嘿！雷亮華感到奇怪了：当兵还讓吃飽飯！这真是天大的奇事啊！

过了几天，連队在操場上訓練动作。雷亮華虽然在国民党軍隊里当过兵，訓練时也挨过不少的打。但是，一些操練的动作，他还是不熟練。所以，这次操練，他又不得不瞅着別人。別人动，他也动；別人走，他也走。尽管他那么用心仿效，但步子总是不那么協調。象过去一样，他心里开始忐忑不安了。

果然，班长袁栏宣喊了一声：“雷亮華，出列！”

糟了，这一頓毒打又逃不过了。他战慄着走到行列前面，努力挺起胸膛，站稳脚跟（因为他已經記住了，长官打的时候，千万莫后退）。

出乎意外，班长袁栏宣走到他的面前，既沒有举拳头

打，也沒有抬脚踢。而是做示范动作給他看，耐心地教他：

真是一場虛惊，雷亮华偷偷地擦去一把冷汗。

解放軍在晚上点名的时候，都唱歌子。大家唱歌的声音很洪亮。歌儿听起来，亲切，易懂。既好听，又好学。雷亮华跟着唱了几次，很快地就学会了《东方紅》、《沒有共产党就沒有新中国》，以及《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》。

当雷亮华每次唱“东方紅，太阳升……”的时候，总不由得想起那次唱不上来“吾党哆嗦”挨打的情景。

这时候，雷亮华好象明白了很多东西。但是，要問他明白了什么，一时还說不出来。

一天，班长袁栏宣和雷亮华談心，从生活談到工作，从部队談到家庭。一提起家，雷亮华就忍不住眼泪往下淌。他把自己一家人，父死母嫁，二哥自幼被卖，大哥和二姐小时要飯被狼吃掉的惨况，全告訴了班长。袁栏宣听了，也和他一同流泪。

从那一天以后，雷亮华觉得指导員、連长，以及全連的战士，对他都非常的亲近。特别是班长袁栏宣、副班长鍾廉清、一組长朱希庭、二組长孙永根四个共产党员，时时刻刻都在关怀着他。他表現好的时候，他們都不約而同地、及时鼓励他；他有了缺点和毛病的时候，他們也是不約而同地、主动来找他，認真地指点和批評。平时，他們还經常和他談一些革命道理。

雷亮华不能不感到奇怪了：他們为什么对自己特别的爱

护呢？人民解放軍的官兵为什么象一家人样的，总是那么团结、和睦、亲如手足呢？

后来，当他经过了诉苦运动，受到了阶级教育，知道大家都是受苦受害的阶级弟兄的时候，他才真正的明白了一个极重大而又极简单的真理：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受压迫受剥削人民自己的队伍！

从此，雷亮华决心要做一个人民的子弟兵！

五

一九五一年，雷亮华已经是一个青年团员了。这时，上级抽调他到梁平县去接新兵。

雷亮华怎么也没有想到，自己这么一个怕拉壮丁的人，居然也去接新兵。当然，解放军接新兵与国民党拉壮丁有本质的不同。但是，他对这项新工作没有经历过，不免有点担心：万一人家不愿当兵呢？

雷亮华跟着同志们到了梁平县，立即展开工作。没有几天，全县就掀起了一个轰轰烈烈的翻身入伍的热潮。各乡青年都积极报名参加人民解放军。

被批准的青年，披着从地主家分来的丝绸扎成的大红花，一个个骑红马、坐滑杆，威风凛凛。乡亲们敲锣打鼓欢送他们入伍。

雷亮华从来也没有尝过这样的滋味。他望着那些兴高采烈的新兵，想起自己过去五花大绑押进乡公所，有多少感慨

涌上心头：

当时，上级指定雷亮华暂时担任新兵的班长。雷亮华有点犯愁了。因为，他还从来没有做过领导工作呀！没有办法，只有仿效别人领导自己的做法去做吧。

于是，他先给新兵搭铺，再给新兵打洗脚水。白天给新兵讲革命道理，晚上给新兵盖被子。总之，他尽自己所知道的和所能做的，都一一地做了。每做完一件事以后，他心里很愉快。因为，他是按照共产党员袁栏宣同志的领导方法去做的。

一天，雷亮华带着新兵上操。有一个姓夏的新兵，怎么也学不会。雷亮华问他怎么回事？他很坦率地说：“想妈，我不去当兵了。”

“不去当兵了？”

“嗯，我今晚就回去。”

这个新兵，说得这么轻松，雷亮华听了，却象是挨了沉重的一斧子。在国民党军队里，士兵逃跑，抓回来就活埋呀！现在，这个新兵居然可以向班长宣布：不去当兵了，今晚就回去！

雷亮华气得话都说不出来。但他还是克制住了自己，又仿效老班长的方法，与这个新兵谈心。

“你妈呢？”

“在家里。”

“你爸呢？”

“死了。”这新兵說着，眼圈就紅了。

“怎么死的？”

“被保长抓去給美国鬼子修飞机场，累倒了，得了痢疾。美国鬼子把害痢疾的人都推到滚牛塘里，撒上石灰，活埋了。”

这个新兵越說越伤心，雷亮华也越听越难过。两个人的眼泪不約而同地往下流。

过了一会，雷亮华又問他：“你有这样深的仇，为什么还不去当兵？”

“我的仇已經报了。”

“报啦？”

“报了！”

“怎么报的？”

“斗地主恶霸的时候，保长已經被枪毙了。”

“你再沒有仇啦？”

“沒有了。”

这个新兵天真地回答着。

雷亮华又說：“人家老同志从北方打到南方，解放了我們。現在，有的要留在地方上领导农民斗地主，我們再不去当兵，誰去解放台湾，誰去保卫革命果实呢！”

这个新兵听着，听着，好象也明白了什么东西。但是，他一时还說不出来。不过，从此以后，他再也沒有提起要回家了。

过了几天，新兵都补充到部队里。雷亮华完成了任务，心里非常高兴。

一九五二年十二月，雷亮华在党的教育培养下，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现在，雷亮华同志已经是某部的一个中尉副连长。

十多年以来，他领导过的新兵来自全国各个地区，他亲眼看着一批一批的青年入伍，经过党的教育培养，又一批一批地成长起来。他是多么高兴啊！

他在两种不同的军队里过了两种不同的“兵”的生活，也许只有有过象他那种生活经历的人，才更能懂得：国民党的乌云不能再弥漫在全国的天空，乡丁手指粗的麻绳不能再套住一个接一个青年的脖子，这是一种多么含意重大而深刻的幸福。

鋼絲繩上的微笑

吳秀琴 楊竟愷

出国演出杂技預演晚会就要开始了。后台化装室里灯火通明，一位女演員正对着鏡子，出神地反复端詳着自己。鏡子里的她，真象一个俊俏活潑的少女。她那亮晶晶的眼睛里，滿含着惊喜、激动。站在她旁边的同伴，看来十分了解她此时的心情，他們用逗趣的語气替女演員道出了內心的自白：“边玉明，你还这么年輕，你的舞台生命长着呢！”

在这終生难忘的晚上，在这一刹那間，几十年間的悲欢、苦乐、恩怨，汇成了一股激流，强烈地震撼着她的心灵，使她难以鎮定。她宝贵的青春，是埋沒在黑暗无边的旧岁月里的；誰能想到，今天，当她已經到了在旧社会說来已是“过了时”的年齡时，她的真正的艺术青春，在新中国的杂技舞台上开始了！

她怎么能不百感交集呢？……

边玉明是河北省吳桥县人。

吳桥，世称“杂技之乡”。可是，土地貧瘠，地少人

多，在旧社会是个“十年倒有九年荒”的地方，加上比灾荒更可怕的反动統治，每逢灾年，大批农民背井离乡，四处逃荒。有些会玩杂耍的庄稼汉，便流浪卖艺，走鋼絲，爬高竿，靠卖命换一口飯吃。以后，走上这条路的人渐渐多了，一代又一代，杂技便成了吳桥农村一种傳統的技艺。每年，都有一些馬戏班老板、投机商人、人販子，象蒼蝇一样麇集到这里，覓取廉价的“后爹搖錢树”。卖儿鬻女的惨剧，不断地出現。这种不幸，也落到了边玉明的身上。

有个名叫孙福有的，也是吳桥人，他带着一个馬戏团在海外闖了多年，发了財。这一年，他只身回到家乡来，物色漂亮女孩子。边玉明那年九岁，长得十分俊俏。孙福有一下子就看中了她。他托人去边家，邊騙帶逼地要小玉明跟他去学“本事”。那时候，边家正穷得吃不上飯，当爸爸媽媽的想：孩子有条去路，兴許比在家挨餓强，便含着眼泪，收下了孙福有的二百元錢，在写着“生死逃亡，概不負責”的字据上画了押。

小玉明跟着孙福有到了繁华的上海。从此，她天真的童年象隕星一样消失了，墮入了一种畸形、污浊、屈辱的生活。

不管是严冬或是酷暑，每天当大地剛微微現出薄光，小玉明和几个师姊妹，就从床上被拖起来，拖着永远是疲乏和疼痛的身子，在庭院里接連几小时的拿大頂，在几丈的高空中翻筋斗，在細細的鋼絲上鉗圈。这些都是摧殘健康而又危

險的“功課”。練功中，她渾身不知留下多少鞭打靴踢的伤痕，腿脚常酸疼得不能沾地。这些苦，小玉明咬牙忍受。她天真然而渺茫地幻想着：六年滿了师，学会好本事，就可养活奶奶、爸爸、媽媽、弟弟……

除了練功，小玉明还担负着老板家里繁重的杂役，从哄孩子、洗尿布到給老板娘捶背，每天都把她折腾到深更半夜。一夜睡够四小时的时候很少。这些苦，小玉明也咬牙忍受着。她依然天真然而渺茫地想着：六年学滿师，学会好本事，就可以养活奶奶、爸爸、媽媽、弟弟……

六年，漫长而受煎熬的六年哪！在这两千一百多天中，小玉明扳着小手指头，一天天数着，终于到头了。小玉明多么高兴啊，每天早晨她都在心里說：“媽媽今天要来了，我就要自由了。”可是一天天，一月月，从早盼到晚，从晚又盼到黎明，媽媽的影子总沒見。天真然而渺茫的幻想破灭了。夜里，她蒙在被窝里，眼泪，象开了閘似的，涌啊涌啊，湿透了枕头，湿透薄薄的棉被。

小玉明哪能知道，媽媽在家同样盼望着六年快过完。可是当六年到头，孙福有回到吳桥，媽媽去找他要領孩子的时候，孙福有把臉一变，瞪眼說：“孩子是我給养大的，別做梦啦！”最后給了玉明媽媽四斗麦子，就勾銷了这笔人債！

一年一年地过去，到十六、七岁上，边玉明練成了一身出色的本事，走鋼絲如履平地，在高空翻騰扑跌，又美又

穩。可是，她的本領，只能在老板的口袋里增加更多的金錢，給自己帶來更多的磨難。

她一年到头为老板卖命，一天几場，一場出七、八个节目。乐声响了，她就机械地出場，翻跳，飞跃……不管是精疲力竭，或是头痛脑热，老板是不会生一絲怜悯心的，他的嘴里永远是冷冰冰的“出場”“賣力”！有一回，边玉明患了几个月恶性瘧疾，老板不給医治，反而照例場場逼她演出，还增加高空惊險节目。边玉明强撑着重病的身子赶排节目，腿軟无力，一下子从鋼絲上摔了下来，把脚趾骨摔折了，脚，眼看着就肿起来了。老板根本没把这当回事，用布把她的脚捆起来，逼她照常演出。連續表演几个节目之后，脚背肿得象饅头。表演“大翻車輪”时，連那特制的車輪鞋也穿不进去。老板一个劲儿揮手跺脚地催着：“穿不进去也得穿。”于是，捆了又捆，綁了又綁，把一双折了骨脚象木植头似的塞进靴子。演出结束后，两只脚已經完全失去知觉。把鞋脫下来，只見老粗老粗的两脚上，被車輪鞋的皮帶勒进肉里，压出来一寸来深的沟痕，紫一道，白一道……

边玉明技艺功夫很深。可是，在旧社会，誰重視她的技艺呢？那些老爷、少爷們花了錢是取乐来的，他們不怀好意地盯看她，怪声叫好，无理起哄，下流无耻地評头品足，边玉明心都气炸了。她用血泪練成的一身技艺，只是这繁华世界可怜的点綴品！

老板从边玉明身上榨取了成千上万的利潤，可是她得不

到一文錢的報酬。她沒有一點自由，都十八、九岁了，還是說打就打，要罵就罵。演出結束，脫下華麗的戲裝，却沒有一件象樣的衣服，經常衣不蔽體，鞋子露出腳指。

她常想媽媽，想一家人，她偷偷求人給家寫信，每一次都如石沉大海。她想家里人一定都死了，或是逃荒了。她哪里知道，她媽媽來過信，可是一封也沒有到她手里，她連和家人通信的自由都沒有。

邊玉明痛恨這種生活，立志要做清白高尚的人。演出時，她穩重端莊，不苟言笑。然而，骯髒的舊社會是不會保護一個潔身自好的女藝人的。那些無耻之輩，死纏着邊玉明和幾個姐妹，釘梢，恐嚇，引誘，散布流言……在外面受了欺侮，老板娘不但不諒解她們，反而刻毒地說：“你們不去招搖，人家會來理你們嗎？”口口聲聲罵她們“天生的賤貨”！姑娘們受不了這種耻辱。她們怨恨這社會，怨恨自己的命運，越想越痛不欲生。邊玉明和三個姐妹暗暗商量好，決心以集體自殺來抗議非人的生活，要讓老板的“搖錢樹”一棵棵倒下來。她們在房梁上系好繩子，準備結束年輕的生命。在向這可詛咒的世界訣別之前，四個姑娘抱在一起悲憤地痛哭。不料，她們淒切的哭聲驚動了老板娘。這個潑婦聞聲而來，踢開房門，揪住她們破口大罵：“你們這些賤貨，要死，跳河去，別死在這兒弄髒了我的地方！”

真是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正在這時候，小老板又逼邊玉明做他的小老婆。邊玉明不肯屈從，他惱羞成怒，獐笑着

說：“你今天不从，明天也得从，小小边玉明，逃不出我的手掌心！”后来索性倚醉磨刀，揚言要杀边玉明。

在这种邪恶势力包围之中，边玉明真是度日如年。生活教育了边玉明，她看透了：要么是毁灭，要么是反抗，别的出路是没有的。她决心跳出这个陷人坑。

一九四五年，也是边玉明被侮辱、被損害的第十三年，当年夏天，她终于鼓起勇气逃出来了。老板娘不甘心，追出来给她加上許多莫須有的罪名，把她送到伪警备司令部，但她咬紧牙关誓不再回馬戏团。老板娘拿她沒有办法，只好悻悻地放她走，临走的时候，連她身上穿着的一件白褂子，也硬給剝下来夺走了。

边玉明虽然离开了馬戏团，但万恶的旧社会还有种种苦难压到一个年輕女人的身上。从此，她变得更加沉默寡言，万念俱灰，把过去的一切深深埋葬在心底。她絕口不談曾經操过的卖艺生涯；从来不去看杂技表演，路上遇到卖艺的摊子，她低头匆匆走过。边玉明不是对自己用血泪練就的技艺毫无感情。她是有感情的人。但是在旧社会里，她的一身技艺意味着什么呢？是生活的枷鎖，不幸遭遇的媒介物，“下賤”身分的标志。她还不懂得自己悲惨命运的真正根源，而只是怨恨自己为什么是个女艺人——特别是个“耍把戏”的女艺人，甚至恨自己为什么不幸生为吳桥人。

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。受苦受

难的边玉明飞出了樊籠，进了一个国营被服厂当工人。边玉明沉浸在新生的欢乐中，这是她生平第一次感觉到过真正的生活。

不过，对于她的技艺，她仍旧連想也不想。但是，她的旧日的一些伙伴，却不断地写信给她，劝她重整旗鼓，到新中国的杂技艺坛上来好好干一場。

她看了这些信，起初只是淡然笑笑；后来信多了，她的心有点象初融的冰河那样活动了。在好奇心的驅使下，她去看了一次杂技表演，这是她离开馬戏团十年以来，第一次看杂技表演。一个昔日的同行，今日的观众，坐在劇場里，凝視舞台上。一切都是那么熟悉，又是那么陌生；每一个节目都是那样明快、开朗、輕松、乐观；演員們发自内心的笑容，代替了昔日艺人臉上籠罩着的那一层凄苦的表情；观众有礼貌的欢呼、鼓掌，代替了昔日刺耳的叫罵、唿哨和无耻的戏弄，台上台下感情在亲切地交流着。看着看着，边玉明再也不能平靜了。

一天夜晚，孩子們睡熟了。她悄悄起床，抓住栏杆悠几下，啊，身体还輕捷；拿几次大頂，啊，身体还豎得起来；跳几跳，啊，不觉气喘。功夫扔下十年了，它竟依旧好好跟着自己！这，不是在梦中嗎？重登舞台，真的还能行嗎？

这是一个多么激动人心的夜晚啊！边玉明决定重返杂技舞台。她从南京来到了旅大市杂技团。

在这里，她生平第一次尝到“同志”的温暖。同志们热情地接待她；团长、党支部书记、演员都关心她的练功，鼓励她把功夫捡起来。观众和演员的关系也完全不同了。

有一次要去部队慰问演出。她起先忐忑不安，旧社会的“兵”，她吃过他们多少苦头！这回来到我们部队，解放军同志热情地欢迎他们，给讲战斗故事、英雄事迹。边玉明认识到解放军是毛主席的军队，是他们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。那次同去的有好几个艺术团体，杂技演员和别的演员一样受尊重，首长还和边玉明亲切地握手。

解放军的英勇战斗精神，鼓舞了她，边玉明不畏艰难地苦练，不但在钢丝上演出了昔日的跳圈、坐椅、爬梯，而且还有发展，能骑在直梯上；她的走钢丝和杠杆定车节目，屡演不衰，最受欢迎。

一九五六年夏天，有出国访问演出任务。接到通知，边玉明半晌说不出一句话，一个“耍把戏的”，竟要上外国去访问演出，真是“鸡毛飞上天”了，要不是人民的国家，能有这样的事！

她在北京中国杂技团里再次排练钢丝节目，受到许多首长和观众的关怀。在预演那一天化妆时，她看看镜子里的自己，止不住激动。她的表演，和她的舞台形象一样，焕发着青春的生命力。

边玉明更加懂得艺术的意义了。她把全身心投入艺术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。今年她四十一岁，身体比较瘦

弱，但她不甘落后，到农村或外地演出，她每次参加，和年轻小伙子一样，扛竿搭棚，哪里忙，就在哪里干。演出服装脏了，她悄悄拿去洗，破了，她给补上。多年来，演出时她从不误场，排节目从不挑拣。对练功，她从不惜力。对培养第二代，也倍加关心。她总想把自己身上的技艺，毫不保留地传给下一代。

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一日边玉明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，一九六〇年以来，她连续当选为旅大市劳动模范。